

夏目漱石选集 第二卷

夏目漱石选集

第二卷

开西　丰子愷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65　字数159,000　开本850×1168耗 $^{1}/_{32}$　印張 $7^{5}/_{16}$　插頁5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400　册
定价(6)0.80元



作　者　象

目　　次

旅　　宿

一

一面登山，一面这样想：

依理而行，則棱角突兀；任情而动，則放浪不羈；意气从事，則到处碰壁。总之，人的世界是难处的。

越来越难处，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候，就发生詩，就产生画。

造成人的世界的，旣不是神，也不是鬼，就不过是那些东邻西舍紛紛紜紜的普通人。普通人所造的人世如果难处，可迁居的地方恐怕沒有了。有之，除非迁居到非人的世界里去。非人的世界，恐怕比人的世界更加难处吧。

无法迁出的世界如果难处，那么必須使难处的地方或多或少地变成寬裕，使得白駒过隙的生命在白駒过隙的期間好好地度送。于是乎产生詩人的天职，于是乎賦与画家的使命。所有艺术之士，皆能靜观万物，使人心丰富，因此可貴。

从难处的世界中拔除了难处的煩惱，而把可喜的世界卽景地写出，便是詩，便是画。或者是音乐，是雕刻。詳言之，不写也可以。只要能够卽景地观看，这时候就生出詩来，涌出歌来。詩思虽不落紙，而璆鏘之音起于胸中。丹青虽不向画架涂抹，而五彩絢烂自映心目。只要能够如此观看自身所处的世間，而把澆

季溷浊的俗界明朗地收入在灵台方寸的鏡头里，也就够了。是故无声之詩人虽无一句，无色之画家虽无尺絹，但在能如此观看人生的一点上，在如此解脫煩惱的一点上，在能如此出入于清淨界的一点上，以及在能建立这清朗的天地的一点上，在扫蕩我利私欲的羈絆的一点上，——比千金之子，比万乘之君，比一切俗界的寵儿，都更加幸福。

在世上住了二十年，方知世間有住的价値；二十五年，相信明暗同表里一样，阳光所照的地方一定有阴影。三十年的今日就这样想：欢乐多的时候忧愁也多，幸福大的时候苦痛也大。倘要避免这情况，身体就不能有；倘要根除这情况，世界就不成立。金錢是重要的，重要的金錢倘使增多起来，梦寐之間也操心吧。恋爱是欢喜的，欢喜的恋爱倘使累积起来，反而要恋慕沒有恋爱的从前吧。宰相的肩上抗着数百万人的脚，身上負着天下之重。甘美的食物不吃可惜，少吃些不满足，吃得太多了后来不愉快。……

我的思想漂流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右脚忽然踏翻了一块沒有摆稳的尖石头。为了保持平衡，左脚仓皇地向前踏出，借以补救这失錯，同时我的身体就在近旁一块大約三尺見方的岩石上坐了下去。只是肩上挂着的画箱从腋下抛了出来，幸而平安无事。

站起来的时候向前面一望，看見路的左边聳立着一个山峰，象一只倒置的桶。从脚到頂，满长着蒼黑的树木，不知是杉树还是檜树；蒼黑中横曳着淡紅色的山樱花，雾靄弥漫，模糊难辨。附近有一个禿山，孤另另地突出着，直逼眉睫。光禿禿的側面好象是巨人的斧头削成的，峻峭的平面一落千丈，埋在深谷的底里。望見天边有一株树，大概是赤松吧。連树枝間的空处

也可分明看出。前方两町远的地方断絕了，但是望見高处有一条紅色的毛毯飄动着，想来是要从那地方登山的。路很难走。

只是开一条泥路，到也不十分难；可是泥土里面有很大的石头。泥土虽然平了，然而石头不平。石头虽然砍碎了，然而岩块沒有弄平，悠然地聳峙在崩下来的泥土上，并沒有給我們让路的气色。对方既然不动声色，那么我就非跨过或繞过不可。沒有岩块的地方也不好走。因为左右高起，中間凹进，好比是在这六尺寬的地方凿出一条横断面成三角形的大沟，三角形的頂点貫穿在沟的中央，就是我所走的地方。与其說是在路上走，不如說是在河中涉水更为适当。我反正不是急于赶路，就慢慢地爬上这迂回曲折的山路去。

忽然脚底下响出云雀的叫声。向山谷里望下去，形影全无，不知在甚么地方叫。只是清楚地听見声音。急急忙忙地不絕地叫着。周圍几里內的空气，似乎都被蚤虱釘住，有痒不可当的感觉。这只鳥的叫声中沒有瞬間的余裕。它把悠閑的春天叫亮了，又叫暗，似乎不把春光叫尽不肯甘休的样子。况且沒有止境地都在飞升上去，无論甚么时候都在飞升上去。云雀一定是死在云中的。也許升到不能再升的时候流入云际，形骸在飄泊中消灭，只有声音留存在空中。

岩石突出一个銳角，山路急剧地轉弯，右边下临无地，如果算命的瞎子走到这角上，一定会倒跌下去。向旁边望下去，但見一片菜花。我想，云雀大概是降落在这里的吧。不，大概是从这片黃金色的原野中飞升起来的吧。接着又想，大概是降落的云雀和升起的云雀作十字形交叉飞过的吧。最后又想，大概是在降落的时候、升起的时候、作十字形交叉飞过的时候都精神勃勃

地不息地叫着的吧。

春睡着了。猫忘記了捕鼠，人忘記了负债。有时連自己的灵魂都不知飞到甚么地方，自身的存在都沒有了。只有遙望菜花的时候才苏醒过来，听到云雀的叫声的时候才分明觉得灵魂的存在。云雀不是用嘴来叫的，是用整个灵魂来叫的。灵魂的活动在声音上的表現，象云雀那样元气充沛的，更沒有了。啊，愉快！这样想，这样愉快，便是詩。

忽然想起了雪萊的云雀詩，把記得的地方低声背誦；記得的不过几句。这几句里面有这样的話：

We look before and after
And pine for what is not;
Our sincerest laughter
With some pain is fraught;
Our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 thought.

“瞻前复顧后，忽忽若有失：开顏恣欢笑，中心苦郁結。歌声最甘美，含意最悲切。”

对啦，詩人无論怎样幸福，总不能象云雀那样放怀一切地、一心不乱地、忘却前后地高歌自己的欢乐。西洋的詩自不必說，中国的詩中也常常有万斛愁等字样。因为是詩人，所以愁有万斛；倘是平常人，也許不过一合。这样看来，大概詩人比平常人劳苦，詩人的神經比凡骨銳敏一倍以上。詩人固然有超俗的欢喜，但是也有无限的悲哀。这样看来，做詩人这件事也是要考慮的。

道路暫时平坦，右面是杂树丛生的山，左面是連續不断的菜

花。脚底下常常踏着蒲公英。鋸齿一般的叶子肆意地向四方伸展，拥护着中央的黄色的花。我一心注意菜花，把蒲公英踏了一脚之后，覺得对它不起；回头一看，那黄色的花依然安坐在鋸齿形的叶子中間。修养功夫眞好！我又継續想。

忧愁也許是跟隨着詩人的。然而听云雀的时候心中毫无苦痛。看菜花的时候胸中也只覺得欢喜雀跃。蒲公英也是这样，櫻花也——櫻花不知甚么时候不見了。这样地到山中来接近自然景物，所見所聞都很有趣。只覺得有趣，并不感到甚么苦痛。要說苦只是两脚吃力，和吃不到甘美的东西而已。

然而不感到苦痛是甚么緣故呢？是因为把这片风景只当作一幅画看，只当作一首詩讀。旣然是一幅画，是一首詩，那么旣不希望购置地皮，从事开拓，也不企图敷設鉄道，获取暴利。这片风景，这片旣不能果腹充腸、也不能增加月薪的风景，仅仅作为一片风景来慰乐我的心情，因此旣无劳苦，也无忧慮。自然力的尊貴就在于此。在刹那間陶冶我們的性情，使进入醇乎其醇的詩境的，便是自然。

恋爱是美事，孝行也是美事，忠君爱国也是好事。但倘身当其局，被卷入利害的漩渦中，那么卽使是美事，卽使是好事，也势必神昏目眩。因此自己看不到哪里有詩趣。

倘使要看到，必須站在有看到的余裕的第三者的地位上。只要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上，看戏剧也有趣味，讀小說也有趣味。看戏剧而感到趣味的人，讀小說而感到趣味的人，都是把自己的利害置之高閣的。看的时候，讀的时候，这个人便是詩人。

然而普通的戏剧和小說，还不免含有人情：有时苦痛，有时憤怒，有时叫囂，有时哭泣。看的人和讀的人不知不覺地同化于

其中，也有时苦痛，有时愤怒，有时叫嚣，有时哭泣。好处大概只在于不含有利欲这一点上。唯其不含有利欲，因而别的情緒活动就比平常厉害得多。这是討厌的。

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間的。我也在三十年間經驗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膩了。膩了还要在戏剧小說中反复体驗同样的刺激，眞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詩，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暫时脫离尘世的詩。无論何等偉大的杰作，脫离人情的戏剧是沒有的，屛絕是非的小說很少吧。时时处处不能脫离世間，是这种戏剧和小說的特色。尤其是西洋的詩，因为都是以人事为基础的，所以即使是所謂純粹的詩歌，也不能从这个境地解脫出来。到处是同情、爱欲、正义、自由，只把世間看作一个尘世的商品陈列所。无論何等富有詩趣，都只在地面上奔馳，沒有忘却金錢利欲的余暇。雪萊听見云雀的叫声而叹息，也不是无理的。

且喜东洋的詩歌中有解脫尘世的作品。采菊东篱下，悠然見南山①。只在这两句中，就出現渾忘浊世的光景。这旣不是为了鄰女在隔墻窺探，也不是为了有亲友在南山供职。这是超然的、出世的、滌蕩利害得失的一种心境。独坐幽篁里，彈琴复长嘯。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②。只此二十字中，卓越地建立了另一个天地。这天地的功德，不是“不如归”或“金色夜叉”③的功德，是在輪船、火車、权利、义务、道德、礼义上精疲力尽之后忘却一切，渾然入睡似的一种功德。

---

① 陶渊明詩。

② 王維詩。

③ “不如归”和“金色夜叉”是当时在日本风行一时的两部小說，都是描写人世糾紛的。

倘使在二十世紀需要睡眠，那么在二十世紀这种出世的詩趣是少不得的。可惜現今作詩的人和讀詩的人，都醉心于西洋，因此很少有人悠然地泛着扁舟来探訪这桃源仙境。我固然不是以詩人为职业的，并不打算在現今的世間宣揚王維和渊明的詩境。只是自己認为这种感兴比游艺会、比舞蹈会更为受用，比"浮士德"、比"哈姆雷特"更为可喜。我一个人背了画箱和三脚凳在这春天的山路上踽踽独行，完全是为此。我是希望直接从自然界吸收渊明和王維的詩趣，在非人情的天地中暫时逍遙一会儿。这是一种醉兴。

我是人类的一分子，所以即使何等爱好非人情，長久繼續当然是不行的。渊明恐怕不是一年四季望着南山的，王維也不是乐愿不挂蚊帳在竹林中睡覚的人吧。想来他們也要把余多的菊花卖給花店，把过剩的竹笋让給菜鋪吧。說这話的我也是这样：无論何等爱好云雀和菜花，倘要我在山中露宿，这种非人情的事我也不想做。在这样的地方也能遇到人：有掖起衣边头裹布巾的农夫、有身穿紅裙的姑娘，有时还遇到面孔比人臉长的馬。虽然被包圍在百万株檜树中間，吞吐着海拔数百余尺的空气，人的气味还是避免不了。豈但如此，爬过山峰之后，今宵的宿处还是那古井的温泉場哩。

吾人对世間物象，看法不同，則所見各异。萊奧納多·达·芬奇对他的学生說：試听那只鈡的声音，同是一只鈡，听法不同，則声音各异。我們对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也由于看法不同而所見的样子各异。我反正是为了追求非人情而出門旅行的，用另一种看法来看人，所見就和在尘世里巷中度着狭隘的生活时大不相同。即使不能完全脫离人情，至少也能达到象听賞能乐时那样淡然的心境。能乐中也有人情。听"七騎落"，听"墨田

川"①，都不能保証不流眼泪。然而那是三分情七分艺的表演。我們从能乐享受到的美感，不是現世人情如实描写的手法所产生的。这是在如实状态上披上好几件艺术的衣服，而作世間所沒有的悠閑的表演之故。

暫时把这旅行中所发生的事情和所遇到的人物看作能乐表演和能乐演員，便怎么样呢？不能完全放弃人情，但因这旅行的根本是詩的，所以随时随处力求接近于非人情。人和南山与幽篁，性质当然不同；和云雀与菜花也不能混为一談；然而我务求其接近，在可能接近的限度內从同一观点看待人。那位名叫芭蕉的人，連馬在枕边撒尿都当作雅事吟成詩句。我也想把今后所遇到的人物——农夫、商人、村公所书記、老翁、老媪——統統假定为大自然的点景而观察。他們当然和画中的人物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行动。然而象普通小說家似地探求其行动的根源，研究心理，議論人事糾紛，那就俗气了。他們行动起来也不要紧，只要把他們看作画中人物的行动，就无妨了。画中的人物无論怎样行动，总不越出画面之外。倘使覚得他們跳出画面之外而作立体的行动，那么就和这方面发生冲突，引起利害矛盾，就不胜其煩了。越是麻煩，越是不能作美的鉴賞。我对今后遇到的人物，必須用超然远离的态度去看，务求双方不致随便流通人情的电气。这样，对方无論怎样活动，也不容易侵入我的胸怀，我就仿佛站在画幅前面观看画中人物在画面中东奔西走。相隔三尺，就可安心地观賞，放心地观察。換言之，不为利害分心，故能用全力从艺术方面观察他們的动作，故能专心一意地鉴識美与不美。

---

① "七騎落"和"墨田川"都是能乐的曲名。

我这样下决心的时候，天色渐渐变了。层云起初縈回在我的头上，忽然四散开来，前后左右尽成云海，綿綿地降下一天春雨。菜花田早已过去了，現在我步行在两山之間，雨絲細密，簡直是雾，因此前方距离远近完全看不清楚。有时风吹过来，把高处的云吹散，方才看見右方有灰色的山脊。似乎相隔一个山谷，那边便是山脉蜿蜒的地方。走了几步，左方就看見山脚。綿密的細雨深处还隐約地露出松树一类的东西。剛一出現，忽然又隐沒了。不知是雨在那里动，还是树在那里动，还是梦在那里动呢？眞有点不可思議。

路格外寬广起来，而且很平坦，因此跨步不覚得吃力；然而我沒有带雨具，还是加紧脚步。水点从帽子上紛紛下滴。正在这时候，前面三四丈远的地方鈴声响了，暗黑中突然出現一个馬夫。

"这里有沒有休息的地方？"

"再走十五町，有一家茶館。你身上湿透了呢！"

还有十五町？回头一看，馬夫已經被細雨包圍，象影戏一般，又突然不見了。

糠一般的雨点漸漸地粗起来，长起来，現在已經看得見一条一条的雨絲随风飄洒了。大褂子立刻湿透，滲进內衣的水由身体的溫度烘暖着。心情很不快，把帽子拉低，急急忙忙地走路。

在茫茫然的淡墨色世界中、在銀箭斜飞的风雨中不顧淋湿而坦然独步的我——把这个我当作非我看待，就变成詩，就可以吟成詩句。完全忘却了实体的我，純客观地着眼的时候，我方始变成画中人物，和自然景色保持美好的調和。但在感到下雨討厌、感到两脚疲劳的瞬間，我就旣非詩中人，又非画中人，依然是

一市井的竪子而已。眼不見云烟飞动之趣，心不怀落花啼鳥之情。那么蕭然独步春山的我有甚么美，更是不能理解了。起初拉低了帽子走；后来两眼只管盯住脚背走；終于縮紧肩膀，慌慌張張地前行。雨打满山的树梢，从四面八方圍困这孤客。非人情未免有些过分了。

二

"喂，"叫了一声，沒有人答应。

从檐下向里面一望，看見一排煤烟熏黑的格子窗。格子窗里面望不見。五六双草鞋寂寞地吊在檐下，无聊似地搖蕩着。下面并排放着三只粗点心箱子，旁边散放着几个五厘錢和文久錢①。

"喂，"又叫了一声。伏在土間角落里石臼上的鸡被我惊醒，咯咯咯，咯咯咯地叫起来。門檻外面的土灶被剛才的雨淋湿了，已經一半变色，上面放着一个漆黑的茶鐺。是泥鐺，还是銀鐺，不得而知。幸而下面燒着火。

沒人答应，我就擅自走了进去，在一張折椅上坐下了。鸡拍着翅膀，从石臼上飞下来，又走到鋪席上。如果格子窗不关，它們也許会跑进內室里去。雄的大声地喔喔喔，雌的低声地咯咯咯。仿佛把我当成狐狸或野狗。在另一張折椅上，一只升样的烟灰盆靜悄悄地躺着，里面点着一盘綫香，悠閑地吐出裊裊的青烟，仿佛不知道时間流过的样子。雨漸漸停了。

---

① 文久錢是德川幕府文久三年所造的錢，上有"文久永宝"四字。

不多时，里面有脚步声，煤烟熏黑的格子窗嘶的一声开了。里面走出一个老太婆来。

我知道总会有人出来的。灶里燒着火，点心箱上散放着銅錢，綫香安靜地吐着青烟，一定会有人出来的。然而开着店鋪不加照管，毫不在意，这情况和都市到底不同。沒人答应而坐在椅上一直等候，这情况也是二十世紀所不容的。这便是非人情，眞是有趣。而跑出来的老太婆的面貌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两三年前我曾經在宝生①的舞台上看过"高砂"②。那时候我以为这眞是一幅美丽的活人画。揹着一把扫帚的老头从乐团和舞台之間的通路上走出来，走了五六步，轉身和老太婆相对而立。这相对而立的姿态，至今还历历在目。从我的座位里望去，老太婆的臉差不多和我正面相对。所以我感到这姿态美丽的时候，她的表情确切地印在我心內的鏡头里。茶館里的老太婆的面貌，和这張照相十分相似，好象是血气相通的。

"老太太，計我在这里坐一坐吧！"

"啊，我完全沒有知道。"

"雨下得很大呢！"

"这天气眞討厌，路很难走吧。喔唷，身上都淋湿了。我燒起火来替你烘烘罢。"

"再添一点火，我靠着火衣裳就会干了。坐了一会覺得有些冷呢。"

"嗳，我馬上燒起来。請喝杯茶。"

說完站起身来，嘘、嘘地叫两声，把鸡赶了下去。咯咯咯咯

---

① 宝生是日本能乐之一派。

② "高砂"是日本能乐曲名，是由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的脚色合演的。

地跑出去的一对夫妇，从茶褐色的鋪席上踏进点心箱里，又飞到門外的路上。雄鸡在逃的时候在点心箱上拉下一摊粪。

"請喝一杯。"不知甚么时候老太婆用一个木头刳成的盘子端出一杯茶来。焦褐色的茶碗底上印着潦草的一笔画成的三朵梅花。

"請吃点心。"她又拿出鸡踏过的芝麻卷和米粉条来。我看看是否沾上了鸡粪，原来鸡粪掉在箱子里了。

老太婆把交叉带挂在坎肩上，蹲在灶前。我从怀里取出写生册，画着老太婆的側影，一面同她談話。

"这里清靜得很，太好了！"

"嗳，是山村呀。"

"黄鶯叫不叫？"

"嗳，天天叫。这地方夏天也叫。"

"眞想听听！多时不听就更想听了。"

"今天不巧——剛才下雨，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这时候灶里面毕卜毕卜地响起来，紅色的火焰颯然生风，噴出一尺多长。

"好，請靠靠火。您一定冷了。"老太婆說。青烟升起来，碰着屋檐，四处分散；檐板上还繚繞着淡淡的烟痕。

"啊，好舒服！这么一来，又精神起来了。"

"正好雨也晴了。喏，天狗岩看得見了。"

不定常阴的春日的天空中，焦躁地刮着山风。前山的一角，山风毅然通过时，爽快地放晴了。老太婆所指的那方，象削成的柱子一般峥嵘聳立的，据說是天狗岩。

我先望望天狗岩，再望望老太婆，然后把两者对比了一下。作为一个画家，我头脑中所保留的老太婆的面貌，只是"高砂"中

的老太婆和芦雪①所繪的深山女怪。看了芦雪的画，覚得想象里的老太婆是悽厉可怕的，是应該置之紅叶之中、寒月之下的。后来看了宝生的“別会能”②，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女人也可以有这样优美的表情。那个面具一定是名人所刻的吧。可惜作者的姓名不傳。虽然是老人，这样地表現，就覚得飽滿、安詳而温暖。这不妨点綴在金屏上、春风中、或者櫻花下。我覚得作为春日山路上的点景，这个挺起腰身、一手遮阴、一手指着远方的、穿坎肩的老太婆比天狗岩更为适当。我拿起写生册来，然而老太婆的姿势忽然变了。

我兴味索然地把写生册移近火边烘干，一面說：

“老太太，您很健康呢！”

“嗳，幸而身体好——針綫也能做，苧麻也能績，米粉也能磨。”

我想叫这个老太婆挽挽磨子看。然而这样的要求是不行的，就問起別的事来：

“从这里到那古井不到六里路吧？”

“嗨，說是二十八町。先生要到温泉去么？”

“若不拥挤，倒想耽擱几天。到那时再看了。”

“哪里，一打仗①就沒有人来了。差不多关門了。”

“到也奇怪。那么也許不好住宿呢。”

“不，你要住宿，他們总是留的。”

“旅館只有一家吧。”

“嗳，您問問志保田家就知道了。这是村子里的大戶人家，

---

① 芦雪是日本江戶时代前期的大画家，名政胜，圓山应举的高足。

② “別会能”是日本能乐曲名。

不知道是办温泉疗养所的，还是隐居人家。”

“这么說，沒有客也不要紧的了。”

“先生是初次来么？”

“不，很久以前来过一次。”

談話一时中断了。翻开写生册，替刚才那两只鸡写生，这时玎璫玎璫的馬鈴声傳到沉靜的耳孔里。这声音自有节奏，在人心中形成一种曲調。宛如梦中听到邻家杵臼声。我停止了写生，在同頁的上端写道：

惟然② 耳边声，春风吹馬鈴。

自从登山以来，曾經遇到过五六匹馬。凡所遇到的五六匹馬，都束着兜肚，挂着鈴鐺。难以想到这是現今的馬。

悠閑的馬夫的歌声，忽然打破了暮春的空山行旅之梦。哀怨深处流露着欢乐的音韵，簡直是画里的声音。

馬歌过鈴鹿③，春雨洒平蕪。

这回是斜写的。写好之后一看，才理会到这不是自己所作。④

“誰又来了。”老太婆半自語地說。

春山中只有一条道路，来往都得由此經过。最初我遇到的五六匹玎璫玎璫的馬，都是曾經这老太婆想一想“誰又来了”然后下山，想一想“誰又来了”然后登山的吧。在这山路寂寥、春貫古今、厌花則无立足之地的小村里，这位老太婆是多年来数尽了

---

① 指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爭。

② 广瀨惟然是日本江戶时代前期的俳句名家松尾芭蕉的門人。

③ 鈴鹿是今三重县和滋賀县境的山岳。

④ 此俳句乃漱石之友人正岡子規所作。

玎璫玎璫之馬，直到白头的今日吧！

馬歌声咽处，白发对殘春，

在第二頁上写完了这两句，凝望着鉛笔头想：这并沒說尽我的感想，还得推敲一下。当我正在添上"白发"两字，加进"几經岁月"的意思，再安上"馬夫歌"这个題目，放上春天的季候，設法凑成十七个字① 的时候，眞正的馬夫已經站在門前，大声說：

"大媽，您好！"

"啊，源哥儿？又要进城嗎？"

"您要买东西，我給您买。"

"对啦，倘使路过鍛冶町，到灵岩寺替我女儿討一張符来吧。"

"好，我去討。一張够了？——秋姐儿嫁了好人家，享福了。对不对，大媽？"

"还好，現在沒有甚么。也可算是享福么？"

"当然算享福罗，大媽。同那古井那位小姐比比看！"

"眞怪可怜的。那样标致的人。近来好些么？"

"哪里！还是那样。"

"眞伤脑筋！"老太婆长吁了一口气。

"可不是嗎！"源哥儿摸摸馬的鼻子。

枝叶繁茂的山樱，花間叶上滿含着高空中落下来的雨滴；經风吹弄，停留不得，都紛紛地离开了它們的暂居之处而翻落地上。馬吃了一惊，上下搖动它的长鬣。

---

① 这里所举的詩句，都是俳句。俳句限定用十七个日本字，中譯很难。現在姑且用两句七言詩或五言詩譯出其大意。

"他媽的!"源哥儿的叱馬声和玎瑠玎瑠声打破了我的冥想。

老太婆說:"源哥儿,她出嫁时候的样子还在我眼前呢。身穿綉花长袖衫,梳着高島田①头,騎着馬……"

"对啦,是騎馬的,不是坐船的。也是在这儿休息一下,大媽。"

"嗳,新娘的馬停在那棵櫻花树下的时候,櫻花簌簌地掉下来,高島田头上尽是斑斑烂烂的花瓣。"

我又翻开写生册。这情景既可入画,也可吟詩。我心中浮現出新娘的姿态,就想象当时的情状,很得意的写道:

櫻花时节山前路,馬上誰家新嫁娘。

可怪的是:衣裳、头发、馬、櫻花,都历历在目,只有新娘的面貌怎么也想不出来。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了米蕾所繪的奥菲莉亚②的面影,就把它安在高島田头发下面了。一想,这可不行,連忙把画好的画面涂掉。衣裳、头发、馬、櫻花,刹那間都从我的构思里跑掉了,只有奥菲莉亚合掌飄流水上的姿态朦朧地留在心底。仿佛用棕櫚帚来驅除烟气,难以淨尽。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覚,好象天空中拖着尾巴的彗星。

"那末,再見了。"源哥儿說。

"回头再来吧。正赶上下雨,羊腸小道很难走吧。"

"是啊,有些吃力呢。"源哥儿說完走了。源哥儿的馬也走了。发出玎瑠玎瑠的声音。

---

① 高島田是日本妇女結发样式之一。

② 米蕾(Millais)是十九世紀英国画家。奥菲莉亚是莎士比亚劇"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是溺水而死的。

"他是那古井人么?"

"是啊,是那古井的源兵卫。"

"他用馬送哪家的新娘子过山哪?"

"志保田家的小姐嫁到城里去的时候,小姐騎匹青馬,源兵卫拉着韁繩打这里过。——时光眞快,今年已經五年了。"

对鏡始悲白发,可算是幸福之人。老太婆屈指方知五年流光有如輪轉,也可說是近于神仙了!我这样回答:

"想必很漂亮吧。那时我来看看就好了。"

"哈哈哈哈,現在您也能看到。您到温泉場去,她一定出来招待您。"

"啊,現在她在娘家么?也是穿着綉花长袖衫、梳高島田头才好呢。"

"您拜托她一下,她会打扮給您看的。"

我想未必吧。然而老太婆的态度却十分認眞。非人情的旅行中沒有这样的事情是沒趣的。老太婆說:

"这小姐很象长良少女。"

"相貌嗎?"

"不,是她的遭遇。"

"长良少女是甚么人哪?"

"从前这村里有一个叫长良少女的、大戶人家的标致姑娘。"

"噢。"

"可是有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了这位姑娘,先生!"

"眞的?"

"姑娘白天黑夜发愁,不知嫁給这个男人好,还是嫁給那个男人好。最后一个也不嫁,唱着:

　　大地秋光冷,秋花淡不紅;

愿随花上露，消散逐秋风。

这个歌，便投河死了。”

我沒想到来这样的山村里听这样的老太婆用这样古雅的言語講述这古雅的故事。

“从这里向东走五町，道旁有座五輪塔①，是长良少女的坟墓。您顺便去看看。”

我打定主意，要去看看。老太婆又継續說：

“那古井的小姐也有两个男人作怪。一个是小姐到京都求学的时候碰到的；另一个是城里的首富。”

“嗯，那么这小姐嫁給哪一个呢？”

“小姐自己一心要嫁給京都那一个，也許其中有种种緣故吧，可是两位老人硬把她許給了这边……”

“总算沒投河就解决了。”

“不过——男方也是看上小姐标致才攀亲的，当然要看重她了；可是小姐本是被迫成亲的，所以总是合不来。亲戚們都很耽心。这回的战事一起，那位姑爷做事的銀行倒閉了。小姐就又回到那古井。外人都說小姐心狠、无情无义，議論紛紛。她本来是很老实、很和气。可是源兵卫来的时候总說：她这程子脾气很暴躁，倒教人有点儿耽心……”

再听下去，就要破坏难得的兴致了。仿佛是正在成仙的时候有人来催索羽衣。冒着崎嶇之險，好容易来到这里；若胡乱地被拖回俗界，就失去我飄然离家的初意了。閑談家常如果超过了某种程度，尘世的臭气就要鉆进毛孔，身体就污垢而不輕快了。

① 五輪塔是佛教建筑，由五块形式不同的石头堆积而成。

"老太太，到那古井只有一条路吧？"我把一个一角銀币放在折椅上，就站起身来。

"到长良五輪塔向右拐，有一条六町左右的近路。路虽然不大好走，年青人还是走这条路近些。——謝謝您給这么多茶錢——您慢慢走！"

三

昨晚觉得很奇怪。

到达旅店的时候已是夜里八点鈡光景，房屋的样式、庭院的布置自不必說，連东西方向都辨别不清。曲曲折折繞了許多回廊似的路徑，最后被領进一个六鋪席的小房間。情况和我从前来时大不相同了。吃过晚餐，洗过澡，回到房間喝茶时，来了一个小姑娘，問我要不要鋪床。

我所感到奇怪的是：到达旅店时引路，伺候晚餐，領我洗澡，鋪床，都是这小姑娘一个人。这小姑娘很少講話，然而并无乡下人习气。她身上束着朴素的紅带子，拿着古风的紙烛，在又象走廊又象扶梯的地方轉来轉去；又束着同样的紅带子，拿着同样的紙烛，在同样的又象走廊又象扶梯的地方几次上去下来，領我去洗澡的时候，我仿佛已置身于画图之中了。

她在伺候晚餐的时候对我說：因为近来沒有客人，别的房間都不曾打扫，請在普通房間迁就一下吧。她鋪好了床，象成人似地說"請安歇吧"，便出去了。她的足音从那些曲折的走廊下来漸漸远去的时候，到处寂靜无声，好象人烟絕迹的样子。

这样的經驗，我有生以来只有过一次。从前我曾从館山出

发經过房州，再从上总沿海步行到銚子。有一天晚上在某处投宿。这只能說是某处了。因为地名和旅店名現在都已完全忘記。首先，住的是否旅店，还是問題。只記得一所高大的宅子只有两个女人。我問她們可否借宿，年紀大些的說可以，年紀輕些的就領着我，我跟着她走过好几間荒凉的大屋子，来到最里边的一个低楼上。跨上三步楼梯，从走廊进屋的时候，晚风吹动檐下一丛傾斜的修竹，簌簌作响，从我的头和肩上拂过，使我感到一陣清凉。緣板已經腐朽。我說，来年竹笋穿通緣板，屋里将长滿綠竹。那个年輕的女人一句話也不說，嗤嗤地笑着出去了。

这晚上那些竹子在枕边婆娑搖曳，使人不能成寐。推开格子窗，但見庭中一片草地，映着夏夜的明月；举目四顧，要不是有垣墻簡直就一直連着广大的草山。草山那面便是大海，奔騰的巨浪正在洶涌地打过来威吓人世。我終于通夜不曾合眼，耐性地躺在阴阳怪气的蚊帳里，彷彿身在傳奇小說之中。

此后我也曾作种种旅行。然而这样的感觉，在今夜投宿这那古井以前不曾有过。

仰面而臥，偶然睜眼一看，横梱上挂着一块朱漆框子的横額，蒙矓睡眼也能分明看出写着“竹影拂阶尘不动”几个字。落款是大徹，也看得很清楚。我是对书法毫无鉴識的人，然而平生爱好黃檗① 的高泉和尚的笔致。隐元、即非、木庵，② 虽都各有其长处，然而高泉的字最为蒼勁雅馴。現在看到这七个字，覚得笔致和手法沒有一处不是高泉。然而分明題着大徹，想必是另一个人吧。或許黃檗有一个名叫大徹的和尚，亦未可知。不过

① 此处指日本京都府宇治的黃檗山万福寺。

② 隐元、即非、木庵，均为我国明代黃檗山万福寺名僧，后至日本傳教，于京都府宇治創建黃檗山万福寺。均精书法。

紙色很新，无論如何总是近今的东西。

向旁一看，壁龕①中挂着一幅若冲②的仙鶴图。我是以画家为职业的，所以一进这房間的时候就看出这是逸品。若冲的画大都色彩精致；这只仙鶴却是瀟灑不拘的一笔画，一脚亭亭独立，載着卵形的軀体的姿态，甚得吾意，連长长的嘴上也流露着飄逸之趣。壁龕旁边不設吊棚，而邻接于普通的壁橱。壁橱里面有甚么东西，不得而知。

沈沈入睡。做了一个梦：

长良少女穿着长袖衫子，騎着青馬，越过山岭。突然两个男人跑了出来，向两面拉扯。她立刻变成了奥菲莉亚，爬上柳树，跳进河中，浮在水面唱着美丽的歌儿。我想救她，拿着长竿，向向島方面追赶。这女子毫无苦痛之色，边笑边唱，順流而下，不知所之。我抗着长竿，喂、喂地呼喊。

正在这时梦醒了。腋下淌着汗。好一个奇妙的雅俗混淆的梦啊！听說从前宋朝有位大慧禪师，悟道之后，万事无不从心所欲，只在梦中时生俗念，长期引为苦痛。不錯，这确是实情。但是以文艺为生命的人，如果不做些美丽的梦，是不行的。这样的梦境，大部分既不入画，又不成詩。我这样想着翻过身来，但見窗間已經照着月光，两三枝树影橫斜地映着，眞是清丽的春夜！

也許是心境使然，似乎听見有人低声歌唱。是梦里的歌声飄到人世？或是人世里的声音飄进了迢迢的梦境？我傾耳静听，确是有人在唱歌。声音固然既低且弱，但在这困人的春夜

---

① 見十七頁注一。

② 伊藤若冲是日本江戶时代中期的元明风画家。

里，却輕輕地打动我的脉搏。更有不可思議之处：曲調且不說；細听詞句，以为不是在我枕畔唱的，难以听出，然而却清楚地听到。反复地唱着长良少女之歌：

大地秋光冷，秋花淡不紅；
愿隨花上露，消散逐秋风。

这声音起初在屋簷近旁，漸漸微弱而远去了。突然中断的声音，給人以突然之感，而缺乏动人的情趣。听到毅然决然的声音，心中也会发生毅然决然之情。但是現在这声音并无明显的界限，而是自然地越来越弱，在不知不覺之間漸漸消沉，这时我的心也一分一秒地漸漸岑寂下来。好象瀕死的病夫，将熄的灯火，給人一种即将毁灭之感。这惱人心魂的歌声眞是集天下古今春恨之大成了。

我一直耐心地躺在床里听，歌声漸去漸远，我的耳朵明知受了誘惑，但总想追去。歌声越来越弱，仅能微微听得，仍愿跟随前去。后来我想，我无論怎样渴望，它不会反应到鼓膜上来。在这一刹那間我忍耐不住了，身不由主地鉆出被窩，同时拉开了格子窗。这时月光斜射进来，照在我的膝下。单衣上也映着搖曳的树影。

拉开格子窗的时候，我沒有注意到这样的情景：我按照方向寻找这声音，原来却在那边。一个朦朧的人影孤寂地沈浸在月光中，背向一丛花树，仿佛是海棠。我想，就是这个了——在还未确切意識到的瞬間，这黑影已經踐着花影向右轉去。隔壁的屋角遮住了这珊珊徐步的苗条女子的姿态。

我穿着一件借用的单衣，手扶格子窗，茫然若失；驀地醒来，才覺得山乡春寒太甚。連忙回到刚才鉆出的被窩里，仔細思量。

从枕底下摸出怀表一看，已經一点十分。再把怀表塞在枕下，継續考慮。这未必是妖怪吧？如果不是妖怪，一定是人。如果是人，一定是女人。也許就是这家的小姐。嫁后大归的小姐，深更半夜来到山边的庭院里，有些不妥。我怎么也不能入睡。連枕底下的怀表也喋喋不休。我从来不曾注意到表的声音。但在今夜，它好象在催我想，又好象在劝我别睡。眞眞可恼。

可怕的东西，如果只看这可怕的东西本身的姿态，也能成为詩。悽惨的事情，如果离开自己，只当作单独的悽惨事情，也能成为画。失恋可作艺术作品題目，也完全如此。忘却失恋的苦痛，单单使那优雅之处、含有同情之处、充满忧愁之处，甚至于流露失恋的苦痛之处浮現在眼前，才能成为文学美术的材料。世間有制造莫須有的失恋，自寻煩恼，而貪其愉快的人。俗人評之为愚，評为癲狂。然而自己描出不幸的輪廓而乐于起臥其中，和自己刻画出烏有的山水以乐壶中天地，在获得艺术的立脚地的一点上，可說是完全相等。在这点上說来，世間許多艺术家（俗人則我不知）比俗人还愚，比俗人癲狂。我們穿着草鞋旅行的时候，一天到晚憤憤不平地訴苦；过后向人叙述游历經过的时候，一点沒有不平的样子。有趣的事情和愉快的事情自不必說，即使是从前憤憤不平的事情，現在也談得眉飞色舞，得意洋洋。这并不是有心自欺欺人。只因旅行的时候是俗人的心情，而叙述游历經过的时候已經是詩人的态度，因而发生这样的矛盾。如此看来，从四角的世界中去掉名为常識的一角而住在三角里的，便是所謂艺术家吧！

因此之故，无論自然，无論人事，在俗众辟易难近的地方，艺术家能发現无数的琳琅，获得无上的宝璐。俗称为美化。其实并非甚么美化。絢烂的光彩，从古以来便赫然存于現象世界。

只因一翳在眼，空花乱墜，只因俗累羈絆，牢不可破，只因荣辱得失，切身难忘，所以达納在描繪火車之前不解火車之美，应举[1]在描写幽灵之前不知幽灵之美。

我剛才看見的人影，如果只是这样的現象，那么任何人看了，任何人听了，都会覺得富有詩意。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低吟，朦朧夜色——这些都是艺术家的好題目。眼前有此好題目，而我在这里却作无用的評議和多余的探索。上好的雅境里加进了乏味的理論，恶俗的气味損害了难得的风雅。如此，就沒有标榜非人情的价值。若不再加修养，就沒有向人夸耀詩人、画家的資格。听說从前意大利的画家薩尔瓦多·洛札为了研究强盜，不顧自身的危險，加入山盜之群。我既怀着画册飄然出門，若无这样的决心，毋乃太慚愧了。

在这样的时候，怎样才能回到詩的立脚地呢？必須把自己的感覚的本体拿出来放在面前，从这感覚退后一步，确实地安定下来，象别人一般檢查这感覚——必須造成这样的余地，方才济事。詩人有解剖自己屍体而把病情公之于世的义务。方法虽有种种，但最簡便最良好的，是随手取材，写成十七个字。十七个字是詩中最簡便的形式，在洗臉的时候，在入厠的时候，在乘电車的时候，都容易作得出来。如果說：十七个字容易写成，就是認为詩人容易做；做詩人是一种灵机，因而容易——这样的輕蔑大可不必。我以为越是容易，就越有功德，反而应該尊重。譬如动怒，立刻把动怒这件事写成十七个字。在写成十七个字的时候，动怒的自己就变成了别人。动怒和吟俳句，不是一个人同时所为。又如流泪，把流泪写成十七个字，心中立刻就欢喜了。把流

---

[1] 圓山应举是日本江戶时代后期的名画家，以写生著称。

泪这件事組成十七个字的时候，苦痛的眼泪就从自己游离，自己就变成快活的人，仿佛在說：我是能哭的人。

这是我平生的主張。今夜我也想把这主張实行一下，就在被窩里把上述事件吟成种种俳句。作成之后倘不記录，必致遺忘，不很妥当。这是認真的修业，所以把写生册翻开，放在枕边。

“海棠含露笑，春色太輕狂。”最初写出这一首。試讀一遍，虽无特别佳趣，但也沒有不快之感。其次写的是“倩影依花影，朦朧春月中。”这里面季題重复了①。然而全不妨事，只要讀起来稳妥流暢就好。其后又写“春夜朦朧月，狐仙化女身。”这象詼諧俳句，自己覺得可笑。

照这个格調，可以放心地作了，于是我高兴起来，把吟成的句子全部写上去：

夜半釵鈿墮，春星落枕边。
兰湯新浴发，春夜湿云嬌。
春宵歌一曲，脉脉不胜情。
月色溶溶夜，海棠化作妖。
春宵明月下，低唱独徘徊。
决意隨春老，孤芳自賞时。

写着写着，不覺昏昏欲睡了。

我想，恍惚一辞，正好用以形容此刻。熟睡之中，不知有己。清醒之际，不忘外界。在这两境之間，隔着輕紗般的幻境。說它是醒，則过于模糊；說它是睡，又嫌太有生气。这仿佛把醒睡两

① 俳句中关于季节的景物描写，叫做“季題”。一首俳句中，普通只能用一个季題。現在这俳句中“花影”和“春月”都是春的季題，所以說重复了。

界盛在一只瓶里，而用詩歌的彩笔攪合时的状态。把自然界的色彩渲染近于梦幻，把整个宇宙推向云霞之乡。借睡魔之妖腕磨光一切实相，并把我滯鈍的血脉通向这柔和的乾坤中。宛如匍匐地上的烟气，欲飞而不得飞，又好似自己的灵魂欲离軀体而又不忍离。欲去而又踟蹰，踟蹰而又欲去，結果魂之为物終难强留，而氤氳之气依依不散，縈繞四肢五体——这是一种依恋之情。

我如此逍遥在寤寐之境，入口处的紙裱門嘶地一声拉开了。門开处忽然出現一个幻象似的女人影子。我既不吃惊，也不恐惧，只是泰然地望着。說是望，用詞有些过火，其实是一个女人的幻影翩然地溜进我閉上的眼帘。这幻影珊珊走进房間。好似仙子凌波，席上肃静无声。我从閉上的眼帘观看世間，自难确切，但見一个肤白、发黑、后頸长长的女人。很象最近流行的渲染照相透过灯光时所見的样子。

这幻影站定在壁橱前面了。壁橱开了。雪白的胳臂从衣袖里伸出，在黑暗中隐約发亮。壁橱又关上了。鋪席的平波自动地把这幻影渡送回去。入口处的紙裱門也自己关上了。我的睡意越来越濃。人在死后尙未轉生为牛馬的期間，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我在人馬之間睡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听見耳边女人的嘻嘻的笑声，方才醒来。睁眼一看，夜幕早已揭起，大地上阳光普照。和煦的春暉照出圓窗上竹格子的黑影，使人覚得世界上似乎沒有隐藏怪异的地方。神秘大概已經回到极乐净土，渡过冥河的彼岸去了。

穿着单衣，走下去洗澡，在浴池里浸了五分鈡光景。既不想洗，也不想出来。首先想到的，是昨夜怎么会有那样的心情。天

地以昼夜为界而颠倒过来，眞是奇妙的事。

懶擦身体，草草了事，湿着就从水里站起身来，从里面打开浴室的門，又吃了一惊。

"您早！昨夜睡得好么？"

这話声差不多和开門同时听到。我全沒料到这里有人，对于这两句迎头的寒暄話还沒有来得及立刻回答，这时又听見說：

"請穿衣服。"

說过之后就轉到我背后，把一件軟綿綿的衣服披在我身上了。我好容易說了一声"多謝……"轉过身来的时候，这女子向后退了两三步。

从来小說家总是竭力描写女主角的容貌。倘把古今东西品評佳人所用的言語列举起来，其数量恐怕可与大藏經相比。在这令人辟易的大量的形容詞中，倘要选出最恰当的用語来描写和我相隔三步扭身而立、安詳地斜睇着我的惊愕狼狽之相的那个女子，不知可以选出多少字眼！然而我有生三十余年，直到今日尙未看見过这样的表情。据美术家的評論，希腊彫刻的极致在于端肃二字。我想，端肃者，乃人的活力欲动未动时的姿态。如动起来，不知将怎样变化，变作风云或变作雷霆呢？在尙未分曉之际，有一种縹緲的余韵，因此它的含蓄之趣能傳到百世之后。世間許多尊严和威仪，隐藏在这湛然的潜力之內，动时就会表現出来。一旦表現出来，无論是一，是二，是三，一定首尾毕露。无論是一，是二，是三，一定都有特殊的能力；然而既知是一，是二，是三，就无遺地显出拖水带泥的陋相，无法恢复本来的圓滿之相了。是故凡名为动者，必定低劣。运庆的①金剛，北斋② 的漫画，全都失败在这一"动"字上。动与静，乃是支配我們画家命运的大問題。古来形容美人，可說大都不出这两大范疇

之内。

然而我看到这女子的表情，竟茫然不能判断属于哪一范疇了。她的嘴閉成"一"字，乃是[illegible]的。眼睛轉动，可見秋毫。臉部下端肥大，成瓜子形，有丰滿安詳之相；但是額部狹隘局促，帶着所謂富士額的俗气。不但如此，两眉逼近而微蹙，好象中間点着几滴薄荷一般。只有鼻子既不尖銳而失于輕薄，也不圓肥而失于迟鈍，画出来大概是很美观的。这样，这个人的五官各有特点，紛陈杂遝地映入我的眼中，教我如何不茫然呢？

原該是靜的大地，一角发生缺陷，全体就不期地动起来；后来发覺动是違背本性的，欲勉力恢复原来的状态；然而局势已經失却平衡，就不能自主地一直动到今天。現在就自暴自弃、不顧一切地动給人看——如果有这种神情，正好拿来形容这个女子。

因此这女子的表情，在輕蔑之中含有繾綣之色。表面上对人揶揄，內心里微露謹慎小心之相。如果逞能負气起来，一百个男子也不算一回事，而在这气势之下又不知不覺地涌出溫和之情。这表情中完全沒有一致，是悟和迷在一个屋子里一面爭吵一面同居的状态。这女子臉上沒有統一之感，便是她心中不統一的証据；心中不統一，大概是这女子的身世中沒有統一之故吧。这是受着不幸的压迫而想战胜这不幸的臉。一定是一个薄命女子。

"多謝！"我重复了一句，施了个礼。

"呵呵，房間打扫了。請去看看吧。随后再見。"

---

① 运庆是日本鎌仓时代中期的佛象雕刻家。奈良东大寺南大門的金剛为其代表作。

② 葛飾北斋是日本江戶时代末期的风俗画家，尤善风景画。

說着就扭过身子，輕輕弯了弯腰，翩然地向走廊跑去了。头上梳着銀杏返①，髻下露出雪白的衣領。黑緞子的腰带大概是单面的。

四

我茫然地回到房里一看，果然打扫得很干凈了。因为有些不放心，为了仔細起見，打开壁橱看看。但見下面有一个小柜子；上面一条彩色的小带子垂下一半，可以想見这是有人来取衣物，匆匆取了就走的緣故。小带子的上部夹在华丽的衣裳中間，看不到另一端。一旁堆着几册书。最上面并排着一册白隱和尙的“远良天釜”②和一册“伊势物語”③。我想，昨夜的幻象也許是事实。

无心地在垫子上坐下来，看見那本写生册挾着鉛笔端正地躺在紅木桌上。我就拿起来。想在早晨看看昨夜梦里信笔写成的詩句，到底怎样。

“海棠含露笑，春色太輕狂”的下面，不知誰写上了：“海棠含露笑，春色与朝鴉。”是用鉛笔写的，字体不易辨訊，說是女子笔迹則太硬，說是男人笔迹則太柔。接着我又吃一惊：“倩影依花影，朦朧春月中”下面添上了：“倩影重花影，朦朧春月中。”“春夜朦朧月，狐仙化女身”底下写着：“春夜朦朧月，王孙化女身。”是

---

① 銀杏返是日本妇女結发样式之一。

② 白隱和尙是日本江戶时代的名僧，所著“远良天釜”系叙述武士参禪等之作。

③ “伊势物語”是日本平安时代之作，以和歌为中心的恋爱故事。

存心模仿，或是意欲修改？是卖弄风情，或是愚蠢无知？又或是揶揄作弄呢？我不覺歪轉了头沉思起来。

她說随后再見，也許等一会吃飯的时候她会来的。如果来，情况就可明白些了。但現在是甚么时候？看一看表，已經过了十一点鈡。起得太迟了。正好吃午飯，对于胃到有好处。

打开右边的格子窗，看看昨夜的风流余韵究竟在哪边。我所鉴定为海棠的，果然是海棠；但是庭院比我所估計的狭小。一片青苔地上埋着五六块踏步石，赤脚走大概是很舒服的。左面的山崖上有一株赤松从岩石中生出来，斜伸在庭院上面。海棠的后面是树丛，里面有一个大竹林，十丈的翠竹映着春日的阳光。右面被房屋遮住，不能看見。但从地势看来，斜坡的尽头一定是洗澡的地方。

山的尽处是崗，崗的尽处有一块約三町寬的平地，平地的尽处潜入海底，在一百多里之外又隆然高起，变成周圍三十六里的摩耶島。这是那古井的地势。这家温泉旅館位在崗麓上紧靠着山崖，把断崖的景色一半圍入院中，因此前面是楼，后面却是平房。从廊下垂下脚去，脚踵立刻可以碰到青苔。难怪昨晚上来下去爬了許多扶梯，原来这是一所特殊构造的屋子。

再打开左边的窗子。岩石上有天然凹进的一块地方，約有两張鋪席大小，里面积满春水，映出山樱的倒影。两三株山白竹点綴在岩角上。稍远处有一道似乎是枸杞的树篱。树篱外面是从海濱上崗的坡道，不时听見人声。坡道那面逐漸向南下倾，长着橘树。谷的尽头又是一个大竹林，望去只看見白濛濛的一片。竹叶远望成白色，我在这时才知道。竹林上面是山，山上松树甚多，赭紅色的树干中間露出五六步石阶，似乎伸手可接。大約是一个寺院。

推开入口处的紙裱門，走到廊簷下，看見栏杆弯曲成方形，照方向而論，本該望見中庭那面的海，可是那里却有一座正楼。凭栏望去，覚得我的房間也位在同样高度的楼上。浴室在地下，从浴室說来，我是住在三层楼上。

房子非常广大，除了对面楼上的一間和我这里沿着栏杆右拐的一間以外，其余可称为客室的大都关閉着。至于住屋和厨房則不得而知了。客人除我之外，差不多完全沒有。关閉的房間，白天也不开板門；开着的房間，似乎夜間也不关。这样看来，夜間連大門都不关，亦未可知。在非人情的旅行中，这眞是一个出色的地方。

时候虽已将近十二点鈡，却全无送午飯的样子。肚子漸漸餓起来，然而想起了身在"空山不見人"的詩中，少吃一頓亦无遺憾。作画太麻煩；想作俳句，但已进入俳句三昧，再作未免多事。想讀书，挾在三脚凳里帶来的两三册书也懶得解开。这样身上照着和煦的春暉，在窗前和花影一同起臥，正是天下之至乐。一考慮就墮入邪道。一动就危險。如果可能，連鼻子的呼吸也想停止。我希望象生根在鋪席上的植物一般，一动不动地度送两个星期。

不久，听見廊下有脚步声，有人从下面一步一步地走上来。走近的时候，听見似乎是两个人。我以为这两人就要在紙裱門前站下，岂知其中一个一声不响，走回去了。門一开，我以为是今天早上看見的那个人，岂知仍是昨夜的小姑娘。不知怎的，覚得有些不滿足。

"对不起，送得迟了。"說过之后放下食盘，关于不供早飯的理由，一句也沒說。一碟烤魚上点綴着一些青菜；揭开湯碗的盖来一看，嫩蕨中間有紅白相間的虾沈在碗底。啊，好色彩！我向

碗中注視。

“不喜欢么？”小女仆問。

“不，我就吃。”我这样說；然而实际上覚得吃了很可惜。我曾經在一册书中讀到达納的逸事：达納曾在一个晚餐席上注視盛在碟子里的生菜，对旁边的人說：这是凉色，是我所用的色彩。我想把这虾和蕨的色彩給达納看看。原来西洋的食物，色彩美观的一种也沒有。有之，只有生菜和紅蘿卜吧。从滋养方面說，我不知道怎么样；但用画家的眼光看来，西菜是頗不发达的。至于日本的菜，无論湯菜，拼盘，生魚片，都做得色彩非常美丽。坐在筵席面前，卽使不挾一箸，看看就回去，在眼睛保养方面說来，已經充分得到上菜館的效果了。

“你們这里有一个年輕的女人，是不是？”我放下飯碗問。

“是的。”

“那是誰？”

“是少奶奶。”

“另外还有老太太么？”

“去年过世了。”

“老爷呢？”

“老爷在家。那是老爷的女儿。”

“你說那个年輕的女人？”

“正是。”

“客人有沒有？”

“沒有。”

“只有我一个人？”

“正是。”

“少奶奶每天做些甚么事情？”

“做針綫……”

“还有呢？”

“彈三弦琴。”

这到是意外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就再問：

“还有呢？”

“到寺院去。”小姑娘說。

这又是意外的。寺院和三弦琴很妙。

“去燒香？”

“不是，到和尙师父那里去。”

“和尙师父也会彈三弦琴么？”

“不。”

“那么去做甚么呢？”

“到大徹师父那里去。”

对啦，所謂大徹，一定就是写这横額的人。从这文句推測，大約是个禪僧。壁橱里的“远良天釜”，一定是这女子的所有物了。

“这房間平常是誰住的？”

“平常是少奶奶住的。”

“那么在昨天晚上我来以前，她是睡在这里的？”

“正是。”

“这眞是对不起了。那么她到大徹师父那里去做甚么呢？”

“我不知道。”

“还有……”

“甚么？”

“还有，此外她还做些甚么？”

“还有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甚么事情呢？"

"我不知道。"

談話到此为止。飯吃好了。小姑娘撤去食盘，把門拉开，隔着庭院中的树木，我望見对面楼上有一个梳銀杏返的人手托香腮，凭栏下望，好象現身的楊柳观音一般。和今天早上不同，这是很静的姿态。大概是因为臉朝下，这里看不見眼睛的活动，所以样子大变了。古人說："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眞是"人焉廋哉！"① 人身上比眼睛更灵活的东西是沒有的了。在她靜靜地靠着的亞字栏杆下面，一双蝴蝶忽合忽离地飞舞上来。我的房間的門突然开了。这女子听見了开門的声音，眼光猛然离开蝴蝶，轉向我这方面。視綫犹如毒矢穿空，唐突地落在我的眉間。我心中一怔，小姑娘又嘶地一声把門拉上了。留下的是极其岑寂的春天。

我又翻身躺下。心中忽然涌出这样的詩句：

Sadder than is the moon's lost light,
Lost ere the kindling of dawn,
To travellers journeying on,
The shutting of thy fair face from my sight.

（行人举头望明月，未曉月明忽失色。我今失却汝嬌容，心比行人更悲切。）假使我恋慕这个梳銀杏返的人，粉身碎骨也要会見她，正在这时候看到了象現在那样的最后一瞥，又欢喜，又可惜，以至于消魂，那么我一定会把这样的意思吟成这样的詩。也許还要加上这么两句：

---

① "孟子""离婁"章："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則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Might I look on thee in death,

With bliss I would yield my breath.

(嬌容一見死无憾，会当含笑入黄泉。)幸而我已經通过了一般所謂恋慕、爱情的境界，卽使要感到这种苦味，也不可能。然而現在刹那間所发生的事件的詩趣，在这五六行詩中已充分表現出来。我和銀杏返的关系中，虽然沒有这样难受的相思，然而把我們两人現在的关系放到这首詩中，也很有趣。或者，把这詩的意思拉到我們两人身上来解釋，到也愉快。因果的細絲使这詩里的一部分情形变成了事实而把我們两人連系在一起。因果的絲那么細，并不打紧。况且，这又非平常的絲。这是斜挂在天空中的虹絲，橫曳在原野上的霞絲，露珠晶瑩的蛛絲；割之則立刻断絕；望之則优雅綺丽。万一这根絲立刻粗起来，会变成井索那样坚牢！不，不会有这种危險。我是一个画家。对方也不是寻常的女子。

突然紙裱門开了。我躺着翻过身来向門口一看，因果对手的銀杏返手里捧一个里面放着青磁碟的盘子，站在門檻上。

"您还躺着？昨晚受累了吧。几次打扰您，呵呵呵呵。"她笑着，沒有恐惧的样子，也沒有隱諱的样子，怕羞的样子当然沒有。只有先发制人的样子。

"今天早上多謝了。"我又道謝。一想，应酬話到現在已經說过三次。而三次都是多謝了三个字。

我想坐起来，那女子早已在我枕边坐下了。

"請躺着吧。躺着也可以談話。"她爽朗地說。我想的确如此。就翻身伏下，两手支顎，两肘放在鋪席上。

"我想您很寂寞，特来給您送茶。"

"多謝了。"又是一个多謝了。看看盘子里，放着很漂亮的羊

羹①。我在一切点心中，最喜欢羊羹。并非特别喜欢吃，只因它的質地滑潤致密，光綫透过半透明体，看来竟是一个美术品。尤其是带青味的羊羹，好象玉和腊石的混和体，使人看了非常快适。不但如此，盛在青磁碟里的青羊羹，鮮艳夺目，好象剛从青磁里面长出来一般，我不禁想伸手去摸。西洋的点心中，給人这样快感的一种也沒有。乳酪的色彩虽然有些柔和，但太沈郁。果浆初看好象宝石，然而顫抖不定，沒有羊羹那么稳重。至于用白糖和牛乳作的五重塔，更不足道了。

"啊，眞好看。"

"剛才源兵卫买来的。这样东西您爱吃吧。"

可知源兵卫昨晚住在城里。我不作甚么回答，只是看着羊羹。是誰从哪里买来的，都沒有关系。只要美丽，只要感到美丽，便十分滿足了。

"这青磁碟的形状好极了。色彩也美观。几乎不比羊羹遜色呢。"

这女子噗嗤一笑。口角上微微露出輕視的神情。大概她认为我說的是俏皮話。不錯，倘是俏皮話，的确应該輕視。智慧不足的人硬裝俏皮，往往說这种話来。

"这是中国貨么？"

"您說甚么？"对方把青磁碟完全不放在心上。

"实在象中国貨。"我拿起碟子来看看底上。

"您倘使喜欢这种东西，再拿些給您看看，好不好？"

"好，給我看看。"

"我爸爸頂喜欢古董，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可以告訴

---

① 羊羹是一种点心的名称，是水晶糕、冻糕、山楂糕之类的甜品。

爸爸，几时請您去品茶。”

我听見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間沒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詩的世界里故意划出一个狹隘的小圈子，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而鞠躬如也地呷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謂茶人。倘說这样煩瑣的規則中有雅味，那么麻布①的仪仗兵队中雅味扑鼻，那些向右轉、开步走的人物一定个个是大茶人了。那些販夫走卒，完全沒有趣味修养的人，不懂风雅，于是生吞活剝机械地遵守利休②以后的規則，以为这大概就是风雅了。其实这种作法反而褻瀆了眞正的风雅。

“你說的品茶，就是那种有一定規矩的喝茶么？”

“不，甚么規矩也沒有。如果您不喜欢，坐着不喝也沒关系。”

“那么，就喝些也沒关系。”

“呵呵呵呵。因为爸爸頂喜欢把器皿給人看……”

“不称贊不行的么？”

“他是老人家，称贊两句，他高兴些。”

“好，如果不必多，我就称贊两句吧。”

“請您务必多多称贊几句。”

“哈哈哈哈，你的話不是乡下話呢。”

“人是乡下人么？”

“人是乡下的好。”

“那我可体面了。”

---

① 东京麻布区駐有皇家仪仗兵队。

② 利休是千宗易的号，茶人。

“然而你在东京住过吧。”

“是的，住过。京都也住过。我是流浪的人，各处都住过。”

“这儿和京城，哪一边好？”

“一样的。”

“这样幽静的地方，反而舒服吧？”

“舒服也是这样，不舒服也是这样，在世界上，只看你心情怎样，什么地方都可以。在蚤蝨的国度住厌了，迁到蚊虫的国度去，也毫无用处。”

“到蚤蝨蚊虫都沒有的国度去，就好了吧？”

“如果有这样的国度，就請拿出来看看。来，請您拿出来呀！”这女子紧紧逼上来了。

“你要看，我就拿出来給你看吧。”我拿起写生册来，画出一个女子騎在馬上看山樱的神情——当然是頃刻之間一揮而就的，不成其为画，只是草草画出那种神情而已。

“喏，請到这里面去吧。蚤蝨蚊虫都沒有。”就把写生册送到她鼻子前面。不知她看了是吃惊呢还是难为情，但照这样子看来恐怕不会有甚么苦痛吧，我这样想，窺視她的气色。

“咦，不自由的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横幅么？您喜欢这样的地方，眞是一只螃蟹呢。”說完把写生册推开了。

“啊哈哈哈哈。”我笑起来。屋檐近处啼噪的黄鶯，声音忽然停頓，飞移到远处的枝上去了。我們两人特地停止了談話，傾耳听了一会。然而它一經啼損了嗓子，不容易立刻开口啼叫了。

“昨天您在山上遇見源兵卫了么？”

“嗯。”

“看見长良少女的五輪塔沒有？”

“嗯。”

"大地秋光冷，秋花淡不紅；愿随花上露，消散逐秋风。"她不加說明，也不按节奏，光是把歌詞流暢地念出。不知为了甚么。

"这只歌我在茶館里听过。"

"是那老太太唱給您听的么？她本来是在我家做活的，当我还沒出嫁的……"她說到这里，看看我的臉，我裝作不知道的样子。

"当我还小的时候。她每次到这里来，总是把长良的故事講給我听。只是歌詞非常难記；听了許多遍，終于都背得出了。"

"对啊，的确困难。然而这眞是一曲可怜的歌呢。"

"可怜么？教我做了她，不会唱这种歌。第一，投河自杀，岂不是无聊之极么？"

"不錯，的确无聊。教你做了她，怎么办呢？"

"怎么办？那还用說么，把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都做男妾。"

"两个都要？"

"嗳。"

"眞了不起！"

"并不是了不起，这是当然的呀！"

"不錯，这样，蚊虫的国度和蚤蝨的国度都可以不进去了。"

"即使不做蟹，也可以生活下去呢。"

一时被忘記了的黄鶯，不知甚么时候又恢复了元气，在那里"好——好求"地啼噪了；不时突然提高声音。試啼数次之后就很自然了。好象把身体颠倒过来，膨脹的咽喉也震动起来，小嘴象裂开一般：

"好——，好求——。好——，好——求——。"

繼續不斷地叫着。

"这才是眞正的歌。"这女子对我說。

五

“請問，您先生也是东京人么？”

“你看我象东京人么？”

“象不象，我一看就知道——口音先听得出。”

“东京甚么地方，你知道么？”

“甚么地方么？东京地方大得厉害！——总不是商业区吧。大概是住宅区。住宅区的話，大概是麴町吧。是不是？要不然，是小石川？再不然，是牛込或者四谷吧？”

“对啊，你很熟悉呢。”

“嗳，我也是东京人呀！”

“怪不得很有气派。”

“嘿嘿嘿嘿。人到这个地步够可怜了！”

“为甚么流落到这乡下地方来呢？”

“不錯，先生說的是。眞是流落！实在生活不下去了……”

“本来是剃头店老板么？”

“不是老板，是伙計。嗯？地方么？地方是在神田松永街。啊喲，猫脑門大的一条齷齪小巷！先生想必是不会知道的。那地方有一座桥，叫做龙閑桥。嗯？也不知道么？龙閑桥是座有名的桥呢。”

“喂，再擦些肥皂，好不好？痛得很，不行。”

“有点儿痛么？我急性子，一定要这么倒剃，非把髭須一根一根地从毛孔里掘出不可。——啊，現在的剃头司务哪里会这样！他們不是剃，簡直是摸！再稍忍耐一下吧。”

"一直忍耐到現在了。拜托你,給我擦些热水或者肥皂吧。"

"受不了么？照理不会这样痛。实在是您这髭須留得太长啦。"

剃头司务的手本来狠狠揪住我的面皮,現在只得割爱地放了手,从架上取下一片薄薄的紅肥皂,向水里一蘸,便拿过来在我臉上到处乱擦。肥皂擦臉是难得逢到的事。而且蘸这肥皂的水,大概已經放了好几天了。心里实在不敢領教。

既然是剃头店,那么我必須照一照鏡子,这是雇客的权利。然而我早就准备放弃这权利。鏡子这件东西,倘使造得不平,不能准确照出人的容貌,就不合情理。倘使挂着不平的鏡子,而强迫人去照,这个强迫者簡直就同拙劣的照相师一样,是故意損坏对方的容貌。剷除虛荣心,也許是修养上的一种办法。然而把实际上比你坏的相貌給你看,說这就是你——这样地侮辱人,到也可以不必。現在我不得不忍耐地对着的鏡子,的确是一直在侮辱我。臉向右轉,滿臉都是鼻子;向左轉,嘴裂到耳边;仰起头好象正面望見的压扁了蛤蟆;俯下些,头就象老寿星那么长。在对着这鏡子的期間,一个人非兼任各种怪物不可。这鏡子里所映出的我的相貌沒有美术味道,这一点即使可以容忍,然而这鏡子本身,构造笨拙,色彩难看,水銀脫落,光綫斑駁,总而言之,是一件极丑陋的东西。譬如被一个小人謾罵一頓,謾罵本身并不使人感到甚么痛痒,但是倘使强迫你在这小人面前起居坐臥,誰都感到不愉快。

何况这位剃头司务不是普通的剃头司务。起初我从外面望,看見他盘腿坐着,嘴里啣着一支长烟管,对着一面玩具的日英同盟国旗不断地噴烟气,显出沒精打采的样子。及至后来我走进門,把头顱交給他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了:他刮胡子的时候,

毫不留情地任意处理，使我怀疑这期間头顱的所有权到底是全部属于剃头司务之手呢，还是我也有分？即使我的头顱釘牢在肩上，这样一来也不能保持长久。

他揮动剃刀的时候，完全不懂得文明的法則。刮臉的时候嗤嗤作响。剃鬢毛的时候动脉蹦蹦直跳。利刃在腮边閃耀的时候，好象踏着霜稜一般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他本人以日本第一的理发师自任。

再說，他是喝醉了。每叫一声先生，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他常常把一种异样的瓦斯吹进我的鼻孔里来。我常常怕他弄錯了把剃刀东闖西撞。这个使用剃刀的人既然沒有明确的計划，把臉交給他的我就无法推測了。我已經把自己的臉全部托付他，所以打定主意：如果小小受伤，决不訴苦；然而忽然变了念头：如果切断了我的喉管，可了不得。

“擦肥皂剃，我不习惯。不过先生的髭須眞难剃，沒有办法。”剃头司务說着，把光溜溜的肥皂向架上一扔。肥皂却不听他的命令，落到了地上。

“先生，我似乎不大看到您呢。您大概是新近到这儿来的吧？”

“两三天以前来的。”

“噢，住在哪里？”

“住在志保田家。”

“噢，是那儿的客人么？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我也实在一向蒙这位老太爷的照顧呢。喏，这位老太爷住在东京的时候，我住在他的附近，所以認識。这个人很好，通达事理。去年老太太死了，現在专在那里弄古董。他的东西都是很名貴的。卖起来值一大笔錢呢。”

“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是不是？”

“眞危險。”

“甚么？”

“甚么，在您先生面前說說不要紧：她是离了婚回娘家来的呀！”

“哦！”

“事情沒有这么簡单。她本来是可以不回来的呀。銀行倒閉了，不能够再揮霍了，她就回娘家来。这是不通情理的。老太爷在这里的时候，当然沒有甚么；倘使一朝有了三长两短，这局面就僵了！”

“这到是眞的。”

“当然罗。老家里的哥哥同她感情不好的。”

“有老家的么？”

“老家在高地上。您可以去玩玩。那地方风景很好呢。”

“喂，再擦点肥皂，好不好？又痛起来了。”

“您的胡子眞会痛。是胡子太硬的緣故。先生的胡子非三天一刮不可。我刮您还嫌痛，到别处刮更要痛呢。”

“那么以后就是三天一刮吧。每天来刮也可以。”

“您預备躭擱这么久么？危險！还是不要吧。沒有好处的。碰得运气不好，受累不淺呢。”

“怎么呢？”

“先生，那位姑娘样子虽然好看，其实是个瘋子呢。”

“为甚么？”

“为甚么，先生，村子里的人都說她是瘋子呢。”

“恐怕是弄錯了吧。”

“哪里！有証据的！您别多住下去，危險的。”

“我不怕。有甚么証据呢？”

"說起来要笑。且慢，您抽一支烟再說。头要洗么?"

"头不必洗吧。"

"光是把头垢弄干净?"

剃头司务就把蓄滿污垢的十个指爪老实不客气地并排在我的头盖骨上，开始毫无顧虑地向前后猛烈运动。这每个指爪划开黑发的根部，来来往往，好象巨人的鉄耙疾风一般迅速地通过不毛之地。我的头上不知道長着几十万根头发；剃头司务狠命地在我头上搔着，我覺得所有的头发都連根掉落，整个头皮条条肿起，余势通过头盖骨，一直震蕩到脑浆里。

"怎么样? 很舒服吧!"

"好厉害!"

"嗯? 这样一来，誰都覺得痛快呢。"

"脑袋几乎掉下来了。"

"这样疲倦么? 完全是天气的关系。春天这家伙一到，教人疲倦得要命。再抽一支烟吧。一个人住在志保田家，寂寞得很。請过来談談天。老东京一定要碰到老东京的同乡，說話才能投机。怎么样，那位小姐还出来招待么? 完全是一个头脑不清的女人，眞沒办法。"

"先讲小姐，弄得头垢乱飞，脑袋几乎掉下来了!"

"不錯，讲起劲来，簡直是讲不完的。——于是乎那个和尚着迷了……"

"和尚? 哪一个和尚?"

"观海寺的庫房和尚呀。"

"不管庫房和尚还是住持和尚，和尚的事你还沒有讲起过。"

"唉，我太性急了，不行。这是一个相貌威严而貪色的和尚。先生，这和尚着迷了，后来写了一封情书給她。且慢，是口說的

吧？不对，是情书。的确是情书。这么一来，事情就古怪了。嗯，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的。后来，这家伙吓了一跳……”

“誰吓了一跳？”

“那女人呀。”

“那女人收到了情书，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到是个好女人了。她并沒有吓呀。”

“那么誰吓了一跳？”

“口說的那个人呀。”

“你說不是口說的呢！”

“啊，我太性急，讲錯了。是收到了情书呀。”

“那么，还不是那个女人么？”

“不，是那个男人呀。”

“是男人，那么是那个和尙？”

“对啊，是那个和尙呀。”

“和尙为甚么吓了一跳呢？”

“为甚么，这和尙和老和尙在佛堂里念經，那个女人突然跑了进来，啊唷……眞是瘋子！”

“跑进来怎么样呢？”

“她說你这样爱我，我們就在菩薩面前一同睡覚吧。突然紧紧摟住了泰安和尙的脖子呀。”

“哈哈。”

“泰安可慌張了。他写情书給这个瘋子，招来了意想不到的丟臉，这天晚上就偸偸地逃走，去尋死了。”

“死了？”

“想必是死了。活不下去了。”

“这到难說。”

“不錯，对方是个瘋子，死了犯不着，說不定还活在那里。”

“这話非常有趣。”

“别說有趣不有趣，村里的人当作一件大笑話呢。不过她本人根本是发瘋的，所以不知羞耻，满不在乎。——哪里，象您先生这样稳重，一点也不要紧；不过对方是这样的人，若过分同她开玩笑，发生了甚么事情，到是不得了的。”

“那么我到要当心点了，哈哈哈哈。”

带盐味的春风从温暖的海濱习习吹来，懶洋洋地拂动剃头店的門帘。斜着身子从帘下穿过的燕子的影象，不时映在鏡子里。对面人家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翁蹲在檐下，默默地剝着貝壳。每当小刀軋軋地一响，一块紅色的肉落进竹簍里。那些貝壳閃閃发光，穿过二尺多高的白虹般的水蒸气。貝壳堆积如山，不知是牡蠣壳，馬珂貝壳，还是馬刀貝壳。有几处塌了下来，落入砂川的水底，离开尘世而埋葬在黑暗的国度里了。埋葬之后，新的貝壳很快地又堆积在柳蔭之下。这老翁无暇考虑貝壳的去处，只管把空的貝壳抛向白虹般的水蒸气中。他的竹簍似乎无底，他的春天似乎是无边的閑靜。

砂川横在一座一丈来长的小桥下面，春水流向海边。我疑心：春水和海会合的地方，几丈高参差地晒着的魚网，把微温的腥气从网眼里送进吹向村里的軟风中。在这些魚网之間，望見蠕蠕蠢动仿佛破刀的东西，这便是海色。

这景色和这剃头司务，很不調和。倘使这剃头司务的性情强烈，給我以和四边风光相抗衡的印象，那么我站在两者之間，一定頗有圓枘方凿之感。幸而这剃头司务不是那样偉大的豪杰。无論是怎样的老东京，无論怎样談鋒銳利，到底和这渾然駘蕩的天地的大气象不相协調。鼓簧弄舌，尽情地破坏这情調的

剃头司务，早已化作微尘而消散在这怡然的春光中了。所謂矛盾的現象，必須在能力、数量、心情或肉体上都是冰炭不能相容、而又位在同等程度上的事情或人物上，才可以看到。两者的距离极度悬隔的时候，这矛盾也許会逐漸支离破灭，反而变成了大势力的一部分而活动。才子会变成大人物的手足而活动，庸人会变成才子的股肱而活动，牛馬会变成庸人的心腹而活动，便是这个緣故。現在我的剃头司务，正是以无限的春色为背景而表演一种滑稽剧。他本該是破坏长閑的春色的，却反而使它更丰富了。我仿佛在暮春三月和那无愁的弥次①在一起似的。这个极廉价的气焰家，是同充满太平气象的春日最調和的一种色彩。

这样一想，便覺这个剃头司务也是很可入画、很可入詩的人；我本来早可回去了，特地多坐一会，和他海闊天空地閑談。忽然一个小和尙头从門帘底下鉆了进来：

"对不起，給我剃个头。"

这个人身穿一件白棉布衣服，系着同样质料的圓筒带，上面披一件象蚊帳一般粗糙的法衣，是一个很活潑的小和尙。

"了念和尙，怎么样？上次在外面耽擱了时光，吃老和尙罵吧？"

"沒有，他称贊我。"

"他差你出去办事，你在半路上捉魚，他还称贊你，說了念眞能干，是不是？"

"师父称贊我，說了念不象个小孩子，很会玩，眞能干。"

---

① 弥次，指十返舍一九所作滑稽小說"东海道中漫游記"的主人之一滑稽人物弥次郎兵卫。

“难怪你头上全是瘤子。这样七高八低的头，剃起来真吃力，要不得！今天饒了你，下回把你的头重新捏造过再来吧。”

“重新捏造，就要到再高明一点的剃头店里去啦。”

“哈哈哈哈，脑袋坑坑洼洼，嘴可能說会道。”

“你的手艺不强，酒倒很会喝。”

“混賬！你說我的手艺不强？……”

“不是我說的，是师父說的。你不要这样动火。年紀这么大了，不配的。”

“哼，眞是胡鬧——喂，先生！”

“嗳？”

“和尙們住在很高的石阶上面清閑自在，嘴自然能說会道了。連这个小和尙都口气很大呢。——喂，头向后靠一靠！叫你向后靠呀！你不听話，我就砍你一刀！可要出血呢！”

“你这样乱搞，痛得很呢！”

“这一点都忍不住，怎么能做和尙？”

“和尙已經做成了。”

“还算不得。——喂，小和尙，那个泰安和尙怎么死的？”

“泰安和尙并沒死。”

“結果沒死？应該是死了吧。”

“泰安和尙从那天以后发憤起来，到陆前的大梅寺去修行了。現在大概已經变作善知識了。这是一件好事。”

“有什么好？无論什么和尙，夜里逃走总不是好事。你也得小心，因为坏事总是为了女人。——說起女人，那个女瘋子还是常到老和尙那里去么？”

“我沒听說过女瘋子。”

“你这个不懂事的燒火和尙！我問你她去不去。”

“女瘋子沒有来，志保田家的小姐是来的。”

“光靠和尚祈禱，无論如何病不会好。这完全是以前的丈夫在那里作怪。”

“那位小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师父常常称贊她。”

“一上石阶，什么事情都顚倒了。眞不得了！无論老和尚怎么說，瘋子还是瘋子！——好，剃好了。快点走，去挨老和尚罵吧。”

“不，再玩一会儿，好註他称贊我。”

“随便你吧。你这嘴不註人的小鬼！”

“呸，你这个干屎橛！”

“你說甚么？”

青色的头已經鉆出門帘，逍遙在春风中了。

六

傍晚独坐在小桌面前。格子窗和房門都开着。这里住宿的人不多，房子又很寬广。我所住的房間，和很少几个人活动的地方隔着几曲走廊，因此全无一点人声来打扰思索。今天更加寂靜。主人、女儿、女仆、男仆，似乎都在不知不覚之間把我一人留在这里而退避了。所謂退避，不是退避到普通的地方，是退避到霞之国、云之国里去了吧。我想，或者他們是乘桴浮海，舵也懶得把，听其所止地向云水不分的地方飄流，飄到了白帆与云水难于分辨的境域，結果退避到了帆和云水全无差别的很远的地方吧。不然，他們是突然消失在春光里，过去的四大現在变成了眼睛看不見的灵氛，借显微鏡之力来向广大的天地之間寻找，也找

不出一点殘留的痕迹吧。或者，化作了云雀，叫尽了菜花的金黄色之后，飞往深紫色的靉靆的暮云中去了，亦未可知。或者，化作了花寅，辛辛苦苦地送尽了悠长的春日，吸尽了凝結在花芯中的甘露之后，隐伏在落花的山茶树下甜蜜地长眠了，亦未可知。总而言之寂靜极了。

春风空自吹过空洞的房子，既不是对欢迎者的感謝，也不是对拒絕者的埋怨。它自去自来，完全是公平的宇宙的意志。我两手托着下顎坐着，我的心象我所住的房間一样空洞；春风也就不招自来，不留自去了。

想起了脚踏着的是地，会躭心它裂开来；想起了头戴着的是天，会怕閃电击碎天灵骨。如不和人相爭，一分鉀也不能存在——尘世逼人如此，所以人生不免現世之苦。住在有东西之分的天地中而走着利害得失之路，你所爱的，正是你的仇敌。眼睛看得見的財富是粪土。爭名夺誉，犹如狡猾的蜜蜂看見了甘蜜，而舍弃自己的針刺。所謂欢乐，都是执着于物而生的，所以含有一切苦痛。只有詩人和画客，才能充分咀嚼这相对世界的精华，而会得徹骨的清趣。餐霞飲露，品紫評紅，至死不悔。他們的欢乐是不执着于物的，而是与物同化的。完全变成了物的时候，找遍了茫茫天地之間，也找不到建立此我之余地。于是自在地抛开俗虑，盛无限青嵐于破笠之中。我之所以特地想出这境界，并非好高立异，欲以恫吓市井銅臭儿，只是陈述此中福音，借以招徠有緣众生而已。質言之，所謂詩境，所謂画界，都是人人具备之道。即使是閱尽春秋、白首呻吟之徒，当他回顧一生，順次檢点荣枯盛衰的时候，他的臭皮囊中一定也会发出微光，渾忘自身，为感兴而拍手叫絕吧。倘說不会，这人便是沒有生活价值的人。

然而仅就一事，仅化作一物，不能称为詩人的感兴。例如有时化作一瓣花，有时化作一双蝴蝶，或者象威至威士那样化作一团水仙花，心神蕩漾于微风中，是常有的事。然而另有一种状态：有时我的心被不知不識的四周风光所占夺，而不能明了地意識到占夺我心的是甚么东西。有的人說，这是接触着天地的耿气。有的人說，这是在灵台方寸中听取无弦的琴。又有的人也許要这样地形容：因为难知难解，所以回旋于无限之域，彷徨于縹緲之衢。无論怎样說法，都是各人的自由。我靠在紅木桌上时的渾然的心情状态，正是如此。

我明明是一点事情也不思考，又的确是一点东西也沒看見。我的意識舞台上沒有表出明显的色彩而活动着的东西，所以我不能說是与某物同化。然而我动着，也不是在世界里面动，也不是在世界外面动，只是不知不識地动着。旣不是为花而动，也不是为鳥而动，更不是为人而动，只是恍恍惚惚地动着。

倘使强要我說明，我要这样說：我的心只和春一同动着。我要这样說：把所有的春色、春风、春景、春声合在一起，炼成仙丹，再把它溶解在蓬萊的灵液中，蒸发在桃源的日光中，使它变成精气，在不知不覺之間沁入我的毛孔，我的心就不知不覺地完全飽和了。普通的同化都有刺激。有了刺激，就有愉快之感。我的同化呢，因为不知道和甚么东西同化，所以毫无刺激。因为沒有刺激，所以有一种窈然难于名状的乐趣。这情况和掀风作浪、輕薄騷扰者不同。这可比方作在深不可测的底里从大陆动向大陆的汪洋的滄海的光景。虽然沒有滄海那样的活力，却反而有幸福之感。对于偉大活力的发現，不免担心这活力有告罄的时候。而恒常的姿态中并沒有这种悬念。我現在心中的状态，比恒常

更淡，不但沒有活力告罄之忧，并且脫却恒常的心的无可无不可的凡境。所謂淡，只是难于捉摸的意思，并不含有过弱之忧。詩人所謂冲融，所謂淡蕩，最适切地道破了这境地。

我想：用画来表現这境地，怎么样呢？然而我确定用普通的画是决不成功的。世俗所称为画者，只不过是眼前人事风光的原有的姿态，或者是这姿态漉过我的审美之眼而被移写于画絹上的东西。人們以为花只要象花，水只要象水，人物只要象人物地表現，画的能事就完毕了。然而倘能由此更进一步，就可在我所看到的物象上添加我所感到的情趣而在画布上淋漓生动地描写。把某种特殊的感兴寄托在自己所捉住的森罗現象中，便是这种艺术家的意图。所以他們認为倘不把自己对物象的观感明了地发揮在笔端，不能称为作画。我自己对某种事物作某种看法，有某种感想；这种看法和感想都不依附在前人的籬下，都不受古来傳說的支配，而能表現最正确最美丽的观感——若非这样的作品，不敢称为我自己的創作。

这两种制作家，也許有主客深淺之区别；但在有待于明了的外界刺激始能下手的一点上，双方是共通的。然而現在我所想画的題目，并不那么分明。我是鼓舞所有的一切感覚而在心外覓得这画題的，所以形状的或方或圓和色彩的或紅或綠自不必說，就是阴影的濃淡和綫条的粗細，也难于看出。我的感覚不是从外来的；即使是从外来的，也不是存在于我視界中的一定的景物，所以不能明白地指出原由来告訴人。我所感到的只是一种心情。怎样表現这心情，才能成为一幅画？不，借何种具体事物来表現这心情，庶几能够获得观者的首肯？这是問題。

普通的画，虽然沒有情感，只要有物象，就成功了。第二种

画，只要物象和感情并存，就成功了。至于这第三种画，因为存在的只有心情，所以必須选擇切合于这心情的对象。然而这对象不是容易找到的。卽使找到了，也不是容易构成画的。卽使构成了，說不定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景物完全异趣。因此普通人看了，不能承認它是一幅画。卽使作这幅画的本人，也不承認它是自然界的局部的再現，只要能够傳达几分当时的心情，表現几分惝怳的生趣，就認为大成功了。从古以来，有沒有在这困难事业上收获全功的画家，不得而知。倘要指出能在某种程度上染指此流派的作风，其惟文与可①的画竹吧。其次，是云谷②門下的山水。等而下之，还有大雅堂③的风景，蕪村的人物。至于泰西的画家，大都着眼于具象世界，大多数人不能傾倒于神往的气韵，因此有几人能在此种笔墨上傳达神韵，不得而知。

可惜雪舟④、蕪村等所努力表出的一种气韵，过于单純，又过于缺乏变化。就笔力而言，此等大家确是高不可及；然而我現在所欲画出的心情，却比他們的稍稍复杂。正因为复杂，故难将此心情收在一幅画中。我两手不再支頤，两臂相抱伏在桌上，仔細思索，还是想不出来。必須在形状、色彩、明暗布置成就的时候好象自己的心忽然認識了自己，不禁叫出"唉，原来在此！"好比找寻久别的亲生子，跑遍了六十余州而空手还乡；正在寤寐不忘之間，忽然有一天在十字街头偶然碰見，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瞬間叫道："啊，原来在此！"——必須这样才行。这是难能的。但能

---

① 文同，字与可，是我国宋朝画家，以画竹著名。

② 云谷等顔是日本桃山时代的画家。云谷派之祖，以雪舟为法。

③ 大雅堂是池大雅的号。日本江戸时代南宗画的大家。

④ 雪舟，卽小田等杨，日本室町时代后期的画僧。曾来中国学佛及水墨画。为日本水墨画的中心人物。

如此，别人看了无論怎样說，都不在乎。卽使被駡为不是画，也不怨恨。但求色彩配合能代表此心情之一部分，綫条构成能傳达此心情之若干分，全体布局能在某程度內显示此种风韵，那么形状所表出的是牛也好，是馬也好，甚至非牛非馬也好，甚么都好。甚么都好，然而画不出来。我把写生册放在桌上，两眼釘着它，仔細考慮，然而一无所得。

我放下鉛笔，想道：要把这样抽象的情趣描成繪画，到底是錯誤的。人究竟不是相差很多的，故在多数人之中，一定也有人怀着和我同样的感兴，而設法用某种手段来把这感兴永久化。旣然有人設法，那么这手段是甚么呢？

忽然"音乐"两个字赫然映入我的眼中。对啊，音乐正是在这种时候为这种必要所逼迫而产生的自然之声。音乐是应該学、应該听的，現在我才注意到；但不幸得很，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其次，我踏进第三个領域去看：把它写成詩行不行呢？記得有一个叫做萊辛① 的人，他認为：以时間經过为条件而发生的事件，是詩的領域；他認为詩和画根本两样而不相一致。这样看来，現在我所企图发表的境界，到底是詩所不能表現的。在我感到欢喜时的心理状态中，也許含有时間經过；然而沒有可以随着时間經过而次第展开的事件內容。我并不是为了甲去乙来、乙灭丙生而感到欢喜。我从当初就是窈然地把握了同一瞬間的情趣而感到欢喜的。旣然是把握同一瞬間的，那么翻譯为普通言語的时候，就沒有在时間上安排材料的必要，还是只要同繪画一样在空間中配置景物就好了。問題只在于把怎样的情景取入詩

①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是十八世紀德国戏剧家及詩人。

中而写出这廓然无所依附的情况；既經把握了这一点，卽使不依照萊辛的說法，也可以成为一首詩。荷馬怎么样，味吉尔① 怎么样，都可以不管。我想：如果詩是适宜于表現一种心境的，那么卽使不借助于受时間限制而順次进展的事件，只要单純地具备空間的繪画的要点，这心境也可以用言語来写出。

議論无論怎样都可以。我大概已經忘記了"拉奧孔"② 之类的书，所以仔細檢点起来，也許我这方面有些不妥。总之，画是作不成了，想作作詩看，就把鉛笔对准写生册上，把身体向前后搖摆。滿望鉛笔尖运动起来，然而它一动也不动。好比一时忘記了朋友的姓名，这姓名就在咽喉边，然而急切說不出来。这时候心中念头一断，这个难于出口的姓名終于沈到腹底去了。

調葛粉湯的时候，最初筷子的动作疙疙瘩瘩，不能得心应手。忍耐了一会，漸漸有了粘性，就覚得攪的时候筷头上重起来了。不管它重，一刻不停地攪着，到后来就攪不动了。結果鍋子里的葛粉就不須你去撈取，会爭着附到筷子上来。作詩正是如此。

沒有端緒的鉛笔微微地动起来，漸漸得勢，过了二三十分鈡，写出了六句：

> 青春二三月，愁隨芳草长。
> 閑花落空庭，素琴横虛堂。
> 蠨蛸挂不动，篆煙繞竹梁。③

試讀一遍，都是可以作画的句子。我想，早知如此，当初就作画

---

① 味吉尔（Virgil）是紀元前一世紀的罗馬詩人。

② "拉奧孔"（"Laokoon"）是萊辛的艺术論集。

③ 都是汉詩，这里照样抄录，并非翻譯。

好了。但不知甚么緣故，覺得作詩比作画容易。作到了这里，以下似乎沒有甚么大困难了。我想在下面咏出繪画所不能表現的情况。反复思索之后，終于写成了：

独坐无只語，方寸认微光。
人間徒多事，此境孰可忘。
会得一日静，正知百年忙。
遐怀寄何处，緬邈白云乡。①

再从头讀一遍，覺得有点趣味；然而說它是描写我剛才所体驗的神境，終覺得索然不足。我想乘便再作一首。握着鉛笔，无意中举目向門口一望，看見一个窈窕的人影在打开的門的三尺闊的空間中倏忽閃过。眞怪呀！

我抬起头来看門口的时候，这艳丽的人影已經一半被門遮住了。然而在我沒有看到以前，这人影似乎已經在那里动，我注意的时候已經过去了。我放弃了詩，看着門口。

不到一分鈡，那人影又从反对的方向出現了。在对面楼上的走廊里，一个長袖女郎默默无声地步行着。我手里的鉛笔不覺掉落，鼻子里剛吸进的一口气也屏在胸中。

春阴时时刻刻地濃起来，天色向晚，就要下雨的样子。在栏杆边悠閑地走去、悠閑地走来的長袖倩影，和我隔着一个三四丈寬闊的庭院，在迷离的空气中飄然地出現，飄然地消失着。

这女子一句話也不說，眼睛也不向旁边看。她靜悄悄地步行着，連衣裾声也听不見一点。腰以下的衣裾上的彩色花紋什么顏色，太远了，看不清楚。只看見素地和花紋之間模模糊糊，

① 都是汉詩，这里照样抄录，并非翻譯。

仿佛夜和昼的境界。这女子原是在夜和昼的境界上步行。

她穿着这长袖服装准备在长廊中来往多少次，我不知道。她从儿时开始穿了这不可思議的服裝而作这不可思議的散步，我不知道。至于她的用意何在，我当然不知道。这人影这样端正、这样靜肃、这样安詳地反复着全然不可知道的行动，而在門口忽隐忽現，忽現忽隱，使我发生一种异样的感覺。倘說这行动是訴說春去之恨，为甚么这样地漫不經心？倘說是漫不經心的行动，为甚么打扮得这样艳丽？

在門外的春日傍晚的縹緲朦朧的暮色中，她的衣带特别触目，大概是織金吧。这鮮丽的織物往还于蒼茫的暮色之中，正在向幽闃辽廓的彼方逐漸消逝，很象黎明前的灿烂的春星逐漸陷入紫色的太空深处。

太玄之門自动敞开，要把这艳丽的嬌姿吸入幽冥之府的时候，我发生了这样的感覚：穿着这套服装，正宜在画屏銀烛之間欢度千金一刻的春宵，現在却毫无怨色、絕不計較地逐漸离开这色相世界而去，在某一点上看来是超自然的情景。通过了越来越黑的暮色望去，似乎覚得这女子全无焦灼狼狽之色，一直在同一地方用同一步調从容地徘徊着。倘使她不知道将有切身的灾难，可謂天眞之极。倘使知道而不当作灾难，那是悽慘之至了。大概她知道黑暗之处是她的本宅，这曇花一現的幻影应該收回到原来的冥漠中去，所以裝着这样閑靜的态度，而逍遙于若有若无之間吧。到了长袖衫华丽的花紋完全消失，而一切同归于尽的时候，便是她的本来面目了。

我还有这样的感想：一个美丽的人可爱地睡着，等不得醒覚，就在睡梦中与世长辞；这时候在枕边看护他的我們，心中一定很难过吧。如果百苦交加才死，在沒有生的价值的本人自不

必說，在旁边看护他的亲人恐怕也会覺得杀了他反而慈悲吧。然而倘是一个安靜地睡着的孩子，他有甚么該死的罪过呢？在他睡眠中帶他到冥府去，犹之在他不提防死的期間攻其不备，突然結果一条可惜的性命。倘使决定要杀他了，那么总得让他知道不可逃避的命运，使他死心塌地，念几声佛。在应死的条件沒有具备之前死的事实显然地确定起来的时候，旁人倘使还念得出南无阿弥陀佛和回向偈，那么，这便是硬用这念声来把一只脚已經跨进阴間的人喚回来。在从暂时的睡眠不知不覺地移向长眠的本人看来，也許認为喚他回来是无理地要他重尝正在解脫的煩惱，反而覺得苦痛；也許他在心中想道：大慈大悲！請不要喚我回来！让我安靜地睡去吧！然而我們还是要喚他回来。我想，这女人倘再在門口出現，这回我要叫喚她，把她从梦幻中救出。然而一看到象梦一样通过这三尺闊的空間的人影，不知为甚么又說不出話来。我下个决心这回一定叫她；然而这时她又倏忽走过了。我正想，我为甚么一声不响呢？这时她又走过了。看她的样子似乎全沒有注意到这里有人在窺視她，而且何等替她着急。不管你何等操心，不管你何等懊惱，她似乎根本沒有理会我这个人。我想，这回一定叫她，这回一定叫她；这期間忍耐不住的层云已經撒下一天緜緜細雨，把这女子的倩影悄悄地收拾去了。

七

天冷。拿了毛巾，到下面去洗澡。

把衣服脫在三鋪席的小房間里，走下四步石阶，来到八鋪席

大的浴室里。这地方大概出产石材，浴場底下都鋪花崗石，中央凿出一个四尺来深的浴池，好象豆腐店里的湯槽。虽說象槽，但也是用石头砌成的。既然称为矿泉，想必含有各种成分；然而顏色透明，入浴的时候感覚快适。我不时把水含在嘴里，覚不出有甚么特别的气味。听說这矿泉可以治病，然而我沒有細問，不知道可治甚么病。我本沒有甚么宿疾，并沒想过它的实用价値。每次入浴时所想起的，只是白乐天的"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詩句。我每逢听見温泉一詞，必然感到这詩句所表現的愉快心情。我認为不能使人感到这种心情的温泉，完全沒有温泉的价値。除这理想以外，我对温泉全无別的希望。

把身体浸下去，浸到胸口。不知泉水从哪里涌出，常常溢到槽边。春天的石头沒有干的时刻，經常湿潤，脚踏上去温暖舒适。凄凉春夜，細雨无声。只有檐前雨滴漸漸繁密的时候，发出了的答的答的音响。浴室里水汽漫天匝地，似乎只要有一点細小間隙便要鉆出去的样子。

我这个无常的身体曾經寄托在秋雾凄凉、春云靉靆、炊烟縷縷、暮靄青青的广大的空間中，各种情景各有其趣，而春夜温泉的水汽别有风味：它温柔地圍着浴者的肌肤，使我疑心自己是古代人。它并不濃重地包圍你，使得你張目不見一物；然而又不是打破一重薄紗就很容易看到自己是一个凡人那样的淺薄。似乎打破一重，打破两重，打破好几重，也不能从这水汽里鉆出来，我好象被埋葬在从四面八方拥集来的温暖的霓虹之中。"醉酒"一詞是有的，然而不曾听見过"醉烟"。即使有，也不能称作醉雾；說是醉霞，又稍嫌过火；只有在靄字上冠以春宵二字，方为妥当。

我把仰起的头搭在湯槽边上，在清澈的浴湯中把輕飄飄的身体努力漂向沒有抵抗力的地方。我的魂魄象水母一般蕩漾着。

人在世上如果也有这样感觉，那眞是快乐了。是非的鎖打开了，执着的門閂拔掉了。任凭怎样，都不計較，在温泉中与温泉同化了。在流水中生活毫无苦痛。倘使灵魂都能流去，比做基督的門徒更为难得。不錯，这样想来，土佐卫門①是风流的。記得斯文本②曾經在一首詩里描写一个女子在水底死去的欢喜。我平生所認为苦痛的、米蕾所画的奥菲莉亚，这样地观察起来也是非常美丽的。我以前一直怀疑他为甚么选擇这样不愉快的題材，現在一想，这的确也是可以入画的。浮在水面上，或者沈在水底里，或者若沈若浮，只要是毫无苦痛地流着的神情，一定是美的。两岸点綴着各色各样的花草，倘能同水的色彩、流着的人的臉色及衣服的顏色充分調和，一定可以成功一幅画。然而倘使流着的人的表情完全和顏悦色，这就近于神話或寓言了。画成痙攣苦悶之相，固然破坏了全幅画的精神；然而画成絲毫沒有痛苦，也不能写出人情。那么画成怎样的相貌才能成功呢？米蕾的奥菲莉亚也許是成功的；但他的精神是否和我的一样，还是疑問。米蕾是米蕾，我是我，我尽可用我的趣味来描繪一个风流的土佐卫門。然而我所理想的面容也不容易浮現到心头来。

我把身体漂在浴湯里，試作土佐卫門的贊詞：

雨打則湿；霜降則冷；
泉壤之下，阴暗幽冥。
浮則波上，沈則波底，
春水溶溶，了无苦趣。

---

① 日本古代有一个力士，名叫土佐卫門，身体白晰而肥大。东京人就用他来比拟溺死的人。东京方言称溺死者为土佐卫門。

② 斯文本(Swinburne)是十九世紀英国詩人。

我低声誦讀这贊詞，漫然漂在水中，忽然听見不知甚么地方傳来三弦的声音。我被人称为美术家犹且惶恐；讲到关于这乐器的知識，实在見笑得很，管你移宮換羽，我的耳朵不大受甚么影响。然而在这幽静的春夜中，雨声都能助兴，何况在这山村的浴場里把灵魂都漂浮在春天的溫泉中，而不負責任地远听三弦声，岂非一大乐事！因为距离远，当然听不出唱的是甚么歌，彈的是甚么曲。但有一种情趣。从音色的稳定上推察，大概是京阪地方的盲官彈謠曲用的大三弦吧。

我童年时代，我家对面有一个酒館，叫做万屋。这酒館里有一位姑娘，叫做仓姐。这仓姐每当岑寂的春日的下午，总要練习謠曲。她一开始練习，我就走出庭中去听。我們的庭院前面有十坪多的茶田，客堂东首有三株松树并立着。这些松树的干周圍約有一尺，三株相依，才形成富有趣致的姿态。我童年时代每逢看到这三株松树，心里总覺得很舒服。松树底下有一个生了銹的鉄灯籠装在一块奇形的紅石头上，无論甚么时候望去，总象一个不通情理的頑固老头子巍然独坐的样子。我最喜欢看这鉄灯籠。灯籠的前后，无名的春草从青苔地里长出来，不顧尘世的风色，自得其乐地欣欣向荣。我那时候总是向这草地里去找一处容膝之所，盘腿而坐。在这三株松树下面眺望着这灯籠，聞着这些草的香气，而远远地听賞仓姐的謠曲，是我当时的日課。

現在仓姐早已过了垂髫之年，恐怕已經把通达家事的臉拋露在賬桌上了。她对夫婿是否融洽，不得而知。燕子是否年年归来殷勤啣泥，也不得而知。燕子和酒香，无論如何不能从我的想象上分离。

不知三株美好的松树是否无恙。鉄灯籠一定已經損坏了。

春草是否記得从前盘腿而坐的人呢？当时尚且默默无言，現在不会認識我吧。仓姐每天唱的"旅人身穿避露衣"，我也記不清楚了。

三弦的声音不期地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全景。我站在可亲的过去面前，回到二十年前的往昔，完全变成了一个天眞小儿的时候，浴室的門突然开了。

我想，有人来了，我的身体仍旧漂在水上，仅把視綫轉向門口。我的头搭在离門最远的湯槽边上，所以从門口走下槽来的石阶相隔两丈而斜映入我的眼中。然而我一点东西也沒有看見，一时只听見繞檐的雨滴声。三弦声已經在不知甚么时候停止了。

忽然石阶上有一种东西出現了。照明这个寬广的浴室的，只有一只小小的挂灯，所以隔着这距离望去，即使空气澄清，也难于辨别物象。何况水汽弥漫，象毛毛雨一样，是誰走进今宵这个模糊难辨的浴室里来，当然难于确定。跨下第一步，跨下第二步，不到灯光正面照着的时候，我不能說出这是男人还是女人。

但見黑黝黝的东西向下移动一步。踏着的石头看去象天鵝絨一般柔潤、若凭脚声判断，不妨說这人是不动的。然而輪廓漸漸浮現出来。我是画家，对于人体的骨格，視覚特别銳敏。当这莫名其妙的形象一点一点移动的时候，我就曉得除我而外又有一个女人进到这浴室里了。

我漂在水里有心无心地考虑着的时候，女人的影子早已全部出現在我眼前。弥漫的水汽每一滴都映着柔和的光綫。在这淡紅色的温暖的水汽的深处，女人的烏黑的头发象云雾一样繚繞，尽量伸直了身体站了起来。我看到这姿态的时候，脑子里的

礼仪、规矩、风化等等全都消除，只觉得找到了一个美丽的画题。

且不說古代希腊的雕刻。我每次看到現代法国画家相依为命的裸体画，觉得显然有过分尽情写出露骨的肉体美的痕迹，因而缺乏气韵，——我一直認为这是一大憾事。然而每次看到的时候，只是攏統地評定它是下品；为甚么是下品，却不知道。因为不得解答，一直煩悶到今天。若把肉体遮蔽，美就隐没了。如不遮蔽，就变成卑下。現今所謂裸体画，只是在不遮蔽的卑下这一点上用功夫。仅把剥脱衣裳的姿态照样画出，他們似乎还不满足，更要变本加厉非把裸体拿到衣冠世界来不可。他們忘記了穿衣裳是人之常态，而想把一切权能归于裸体。做到十分已經够了，他們一定要做到十二分，十五分，以至无穷，一味强烈地描出裸体之感。技巧达到极端的时候，强迫观者看，观者就鄙視。美的东西，倘使过分苦心苦思地力求其美，这美的东西往往反而减色。有一句处世格言"满招损"，就是这个意思。

无心和稚气表示余裕。余裕在画中、在詩中、以及在文章中都是必要条件。現代艺术的一大弊害，是"文明潮流"无理地驅使艺术之士，使他們到处作卑鄙齷齪的表現。裸体画正是一个好例。都会里有一种女人叫做艺妓，是以卖色媚人为业的。她們接見嫖客的时候，除了注意自己的姿色怎样映入对方的眼里以外，不能发揮任何表情。年年开幕的沙龙[1]的目录中，充满着类似这种艺妓的裸体美人。这些裸体美人不但一秒鈡也不能忘記自己的裸体，并且全身筋肉使足劲头，拚命想把自己的裸体給观者看。

---

[1] 沙龙(Salon)是巴黎每年开一次的美术展覽会的名称。此字原文是客厅之意。因为这展覽会最初是在富貴之家的客厅里开的，故沿用这名称。

現在亭亭出現在我面前的姿态中，絕无此种卑鄙碍目的样子。倘若只是脱却了常人所穿的衣裳，这就已經墮入人界了。但現在的她是十分自然的，好似从云間喚出来的根本沒有穿过衣裳、根本不知道有舞袖歌衫的原始人的姿态。

弥漫在浴室里的水汽，弥漫之后又不絕地涌上来。使得这盞春灯变成半透明；在整个浴室的动搖不定的虹霓世界中蒙朧地显成黑色的头发就模糊起来；雪白的身体从云雾之下漸次浮現出来。試看这輪廓綫：

項頸部分，从左右双方輕輕地向里弯进，毫不費力地向两方分开，斜斜地描出两肩；再在肩头緩緩地打个弯，然后向下直到手部，分作五根手指。隆起的乳房以下暫成波状而弯进，又圓滑地突出来，妥帖地描出丰滿的下腹。漲势向后，在势尽之处分开，为了保持平衡，稍向前傾。到了膝部，一直向下，蜿蜒地达到脚踵，变成水平的脚底，一切糾葛就在这里結束。世間沒有这样錯綜复杂的配合，也沒有这样調和統一的配合。这样自然、这样柔和、这样少抵抗、这样不費力的輪廓綫，世上决不能找到。

然而这姿态不是象普通的裸体一般露骨地突出在我眼前的。只是在一种幽玄的灵氛中依稀看到，但覚圓滿具足的美隐約地閃現在眼前而已。好比点片鱗于淋漓潑墨之間，使人在紙笔之外想象虬龙的奇姿，用艺术的眼光看来，空气、暖味、神情都充分具备，无可批評。把六六三十六片龙鱗一一仔細描写，是可笑的画法；可知赤裸裸的肉体必須远看，才有神往的余韵。我眺望这輪廓时，把它看作逃出月宮的嫦娥被彩虹这个追捕者包圍时躊躇着的姿态。

这輪廓漸次变白而浮現出来。我想：如果再进一步，可怜这嫦娥就要墮落尘世了。正在这刹那間，綠云似的头发象戏水灵

龟的尾巴一般飘动起来，雪白的身子冲出渦捲的烟雾飞上石阶。只听"呵呵呵呵，"尖銳的女人笑声在廊下响出，就离开幽静的浴場而漸漸远去了。我骨碌地含进一口泉水，站在湯槽里。动蕩的水波沒到我的胸前。溢出槽边的温泉沙沙地响。

八

主人請我喝茶。同座有一个僧人，是观海寺里的和尙，名叫大徹。还有一个俗家人，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

老翁的房間位在我的房間的走廊右端向左轉弯的尽头处。約有六鋪席大小。中央放着一張很大的紫檀桌子，因此比想象的狹窄。他請我坐，我一看，鋪的不是坐墊，却是一条花毯，当然是中国制的。花毯中央有一个六角形的框子，框子里織出奇妙的亭台楼閣和奇妙的楊柳树。周圍是近于鉄色的藍地子，四只角上是裝飾着兰草花样的茶花图案。这花毯在中国是不是客間里用的，不得而知；然而这样鋪起来，当作坐垫用，到很有趣。印度的花布和波斯的壁帷，好处在于古拙；这花毯則趣味在于大方。不仅花毯而已，凡是中国的器什，都有这特色。这只有戇直而气度悠閑的人种才能創造出来。这种东西令人看了感到一种尊严之趣。日本人用扒手的态度制造美术品。西洋的东西大而精細，处处不脫俗气，毫无可取。我这样想，然后就席。那个青年和我并坐，占了半条花毯。

和尙坐在一張虎皮上。虎的尾巴通过我的膝旁，虎头鋪在老翁的臀部底下。老翁头頂光秃，而白須丛生，好象把头上的毛发統統拔下移植在两頰和下巴上一般。他仔細地把茶托上的茶

碗并排在桌子上。

“好久不見了，今天家里有一位客人，就邀大家来喝茶……”老翁向和尙說。

“啊，多謝多謝！我也好久不来拜訪了，这两天正想要来呢。”和尙說。这和尙約近六十岁，面孔团团，好象簡笔的达摩象。看来平时和老翁很亲近。他問：

“这位是客人么？”

老翁点点头，同时拿一把紅泥的小茶壶，把带綠的琥珀色玉液在每一个茶碗里滴两三点。一股淸香之气輕輕飄进我的鼻孔里。

“一个人在这乡下地方，很寂寞吧。”和尙就同我讲話了。

“嗳嗳，”我說了一句不得要領的答語。如果回答他說寂寞，变成說謊。如果回答他說不寂寞，就需要很长的解釋。

“哪里，老法师。这位先生是来画画的，所以很忙呢。”

“啊，原来如此！那很好。也是南宗派么？”

“不是，”这回我明确地回答了。但說西洋画，恐怕这和尙未必懂得。

“不是，是西洋画。”老翁以主人的身分，代我回答了下半句。

“啊啊，是洋画么？那么就是久一君搞的那种画么？我最近初次看到，画得很漂亮呢！”

“哪里！画得不行。”青年到这时候才开口。

“你請老法师看过了么？”老翁問青年。从說話上看来，从态度上看来，大概他們是亲人。

“不，不是特地請老法师看的，我在鏡池上写生的时候被他看到了。”

“噢！——来，茶已經倒好了，請喝一杯！”老翁把茶碗放在

每个人面前。茶的分量不过三四滴，而茶碗很大。青灰色的地子上，画满暗紅和淡黃色的花紋，不知是画，还是图案，还是画的鬼臉，看不清楚，画得并不好。

“这是李兵卫[①]的作品。”老翁簡单地解釋。

“这倒很有意思。”我也簡单地称贊。

“李兵卫的作品假的很多，这是眞的。請看看碗底上，有款識呢。”

我拿起茶碗，向着格子窗看。格子窗上暖洋洋地映着盆栽兰叶的影子。我弯过头来，仔細一瞧，看見李字很小。款識在鉴賞上并非那么重要；但是爱好者很注意这一点。我未放下茶碗，就把它拿到嘴边。用舌尖一滴一滴地品尝这甘而且濃、温度适中的琼浆，乃是閑人的韵事。普通人都以为茶是喝的，这就錯了。应該把茶放在舌尖上，让它清香四散，几乎不往下咽，只是一种馥郁的气息从食道沁入胃中。倘用牙齿，那就卑鄙了。水則太輕，玉露則太濃，这是一种脫却淡水的境地而不使口顎感到疲劳的柔和而良好的飲料。倘使有人訴苦說吃了茶睡不着，我要劝他：卽使不睡也該吃茶。

这期間老翁拿出一只青玉的果盘来。大块玉石，雕鏤得如此之薄，形状也很正确，我觉得这匠人的手艺实在可惊。拿起一照，春天的光影射进整个玉盘中，大有一經照射，无路可以逃出之感。这玉盘里最好甚么东西也不盛。

“客人贊賞青磁，所以我今天拿一点出来看看。”

“甚么青磁？噢，就是那只果盘么？那个东西我也喜欢。——請教先生，西洋画可以画紙裱門么？如果可以，我到想請您画呢。”

---

① 李兵卫是日本古代有名的磁器制作者。

要画，也并非不可；但不知这和尚能否中意。如果特地辛辛苦苦替他画了，他到說西洋画要不得，岂非白白辛苦么？

“画紙裱門不相宜吧。”

“恐怕是不相宜的。象最近久一君画的那种画，也許太华丽了些。”

“我的要不得。那完全是玩玩的。”青年一味謙遜，表示难为情的样子。

“剛才說的那个甚么池，在甚么地方？”我为仔細起見，向青年探問。

“在观海寺里面的山谷里，是一个幽靜的地方。——我是因为在学校里的时候学过画，所以无聊起来拿它来玩玩罢了。”

“观海寺在……”

“观海寺就是我住的地方。这地方很好，望下去海景全部在目。——您在这里躭擱的期間，哪天請过来玩玩。很近，从这里去不过五六町路。喏，从那边的走廊上可以望見寺院前的石阶。”

“哪天我来打扰，好不好？”

“当然欢迎。我总在家。这里的小姐也常常来。——說起小姐，今天那美小姐为甚么不見？她到哪里去了，老先生？”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久一，有沒有到你那里去？”

“沒有，沒看見她来。”

“大概又是一个人去散步了。哈哈哈哈。那美小姐很能走路。前几天我为了佛事到礪并去，走到姿見桥旁边，望見一个人很象那美小姐，一看果然是她。她把衣裾掖在腰里，脚上穿着一双草鞋，看見了我就說：‘老法师慢吞吞地到哪里去？’我到吓了一跳，哈哈哈哈。我就問她：‘你这样打扮，到底是到哪里去？’她說：‘我去采芹菜回来，送一点給老法师吧，’就急忙把带泥的芹

茱往我的袖子里塞，哈哈哈哈哈。”

“眞是……”老翁苦笑一下，立刻站起来說：“这件东西到要請您看看呢，”話头又轉向器皿上去了。

老翁恭恭敬敬地从紫檀书架上取下一只花緞制的旧袋，里面裝着沉甸甸的东西。

“老法师，这件东西您看見过么？”

“甚么东西？”

“硯台。”

“噢，甚么样的硯台？”

“据說是山阳珍藏的……”

“这到不曾見过。”

“盖子是春水①换的……”

“这到不曾見过。让我看看。”

老翁郑重其事地解开这花緞袋的口，一块暗紅色的方形石头露出稜角来。

“顏色眞好！是端溪石么？”

“是端溪石，有九个鸜鵒眼②。”

“有九个？”和尚大为感动的样子。

“这是春水换的盖子。”老翁把一个罩綾子的薄盖給他看，盖上有春水写的七言絕句。

“对啦，春水写得好。不过书法还是杏坪擅长。”

“到底杏坪擅长。”

---

① 賴山阳之父名春水，儒者。其叔杏坪，汉詩人。

② 鸜鵒眼是石上的圓形斑点，如鸜鵒之眼，故名。宋苏易簡著“文房四譜”云：“端溪石为硯至妙，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处有白、赤、黃色点者，世謂之鸜鵒眼。”

“山阳的书法最差。虽是个才子，总归带些俗气，实在沒有意思。”

“哈哈哈哈，老法师不喜欢山阳，所以今天揭去了山阳的立軸，另挂了一幅。”

“眞的么？”和尙轉过头去。壁龕下面打扫得同鏡子一样，放着一个擦得很光亮的古銅瓶，瓶里插着两尺高的木兰花。立軸用有暗光的古代織金精裱，是徂徠①写的大条幅。这条幅不是絹的；字的工拙姑且不談，但因年代稍远，所以紙色和四圍的織金极其調和。織金如果是新的，到也沒有甚么可貴；而这色彩褪落，金綫垂折，华丽之气消失，古朴之趣盎然，所以恰到好处。雪白的象牙画軸在焦茶色的土墻上特别醒目，两軸中間供着那瓶木兰。整个壁龕的情趣过于靜穆，反有阴森之感。

“是徂徠的么？”和尙轉过头来說。

“恐怕徂徠也不是您頂喜欢的，可是我想比山阳好些。”

“徂徠是高明得多了。享保年間的学者的字虽然拙劣，但是自有其品格。”

“‘若广澤②为日本之书法能手，則我乃汉人之拙者’——这話是徂徠說的吧，老法师。”

“我不知道。总之不是那么漂亮的字，哈哈哈哈。”

“請問老法师，您是学哪一家的？”

“我么？我們禪僧书也不讀，字也不习，唉！”

“然而您总是学过哪一家的吧。”

“年輕的时候略微学过高泉的字。就是这样。不过人家要

---

① 荻生徂徠是日本江戶时代中期的儒者。

② 細井广澤是日本江戶时代中期的儒者，书法学文征明。

我写，我总是写給他們。哈哈哈哈。到是您那个端溪硯得让我看一看。”和尚催促老翁說。

緞袋終于拿掉了。一座的視綫全都集中硯台上。这硯台厚約二寸，比普通硯台厚一倍。长六寸，闊四寸，和普通硯台相仿。盖子是用磨成鱗形的松树皮做的，上面用朱漆写着两个認不得的字。

“这个盖子，”老翁說，“这个盖子不是一个普通的盖子，您看来固然是松树皮，但是……”

老翁說着，眼睛向我看。然而这松树皮的盖子无論有甚么来历，我这个画工也不很以为然，于是回答說：

“松树皮的盖子有些俗气呢。”

老翁不加可否，只是举起手来，繼續說：

“如果只是一个松树皮的盖子，就不免俗气；但是您知道这盖子是怎么样的？是山阳住在广島的时候剥下院子里的松树的皮来亲手制成的！”

我想：不錯，山阳是俗气的人，就不客气地反駁說：

“横竖自已做，不妨做得更质朴些。特地弄成这样鱗形，磨得光光的，大可不必。”

“哈哈哈哈，的确如此。这个盖子似乎沒甚么价值。”和尚忽然贊成我的意見了。

青年抱歉似地看看老翁的臉。老翁微有不快之色，拿开了盖子。盖子下面出現了硯台本身。

如果說这硯台有惹人注目的特异之点，那便是硯台表面所显示的、匠人的彫工。正中央有怀表大的一块圓形地方沒有刻去，其高度和四周的边相仿，这表示蜘蛛的背部。从中央向四方弯弯曲曲伸出八只脚来，每只脚的尖端抱着一个鴝鵒眼。其余

一个鴝鴒眼生在蜘蛛背部的中央，仿佛挤得出黄汁似的。除了背、脚、边之外，其余地方都刻进一寸多深。积墨的地方恐怕不是这些深沟吧。即使倒下一合水去，也不能充满这些深沟。想来大約是用銀勺从水盂里舀一滴水倒在蜘蛛背上，用貴重的墨来磨的吧。不然，名叫硯台，实际不过是一件純粹的文房装飾品。

老翁垂涎欲滴地說：

"請看这色澤和这眼！"

的确，色澤越看越好。如果在这冷冽而潤澤的表面上呵一口气，大概会立刻凝成一朵云彩来吧。特别可惊的是那些眼的色彩。而眼和地相交的地方，色彩次第改变，甚么时候改变的，我的眼睛簡直受了欺騙，竟看不出来。形容起来，好比一粒芸豆嵌在紫色蒸羊羹里所透出来的色彩。鴝鴒眼有一两个，已經非常可貴。現在有九个恐怕是蓋世无双了。而且这九个眼排列整齐，距离相等，几乎使人誤認为人工塑造出来的。这的确非贊許为天下之珍品不可。

"的确好！不但看看心里舒服，用手摸摸也很愉快。"我說着就把硯台遞給身旁的青年。

"久一懂这种东西嗎？"老翁笑着問他。久一稍显出自卑的样子，断然地說："不懂。"但是把不懂的硯台放在自己面前看，大概他覚得不妥，所以又拿起来还我。我再仔細撫摸了一会，便恭恭敬敬地交还禪师。禪师把它放在掌上，仔細观察之后，似乎还不滿足，又用他的灰布衣袖狠狠磨擦蜘蛛的背部，頻頻賞玩擦出光亮的地方。

"老先生，这顏色眞好。用过沒有？"

"沒有，不想輕易使用，还是买来时候那样。"

"正該如此。这样的东西在中国也是稀罕的呢，老先生！"

“对啊。”

“我也想要一个。拜托久一君吧。怎么样？你能不能替我买一个？”

“嘿嘿嘿嘿。恐怕他沒找到硯台，人已經死了！”

“你的确顧不得硯台了。到底几时动身？”

“两三天內就要动身。”

“老先生，您送他到吉田么？”

“要是平常的話，我年紀大了，不一定送；不过这次也許不能再見，所以想去送他。”

“伯伯不要送我！”

这青年原来是老翁的侄儿，难怪有些相象。

“哪里！要他送的好。若是坐船，并不吃力。老先生，对么？”

“对啊。爬山到有些吃力。坐船的話，即使路远些也……”

这回青年并不推辞，只是默默不語。

“到中国去么？”我探問他。

“嗳嗳。”

嗳嗳这两个字似乎有点不够；但是沒有追究的必要，也就不再問了。一看格子窗上，兰花的影子已經变更了位置。

“我告訴您，还不是为了这次的战爭。他本来是志愿兵，所以現在要召集了。”

老翁代替了本人，把这个不日出征滿洲战場的青年的命运講給我听。在这梦一般的、詩一般的春天的山村中，若以为只有啼鳥、落花和涌出的温泉那就錯了。現实世界会超山越海闖进这平家①后裔所住的古老的孤村里来。染遍朔北曠野的血潮，

① 平家是日本古代氏族的名称。

其中的几万分之一，也許有一天会从这青年的动脉里迸出。也許从这青年腰間的长劍的尖端上，会迸出烟气来。現在这青年却坐在一个除了梦想之外无人生价値可言的画家身旁。坐得很近，傾听时連他胸中心脏跳动都可听出。在这跳动之中，說不定現在已經响着席卷百里平野的高潮。命运只是驟然使两人聚在一堂，别的事情一点也不說。

九

“您在用功么？”那女子說。这时我刚回到房間里，把縛在三脚凳上的书抽一本出来，正在閱讀。

“請进来！一点也不妨。”

女子毫不客气地大搖大摆地走了进来。朴素的衬領里鮮明地露出秀丽的脖頸。她坐在我面前的时候，这脖頸和这衬領的对照最先映入我的眼中。

“是西洋书么？內容很难懂吧。”

“哪里！”

“那么写着些甚么呢？”

“呃，实在我也不大明白。”

“呵呵呵呵，您还这样用功……”

“不是用功。不过是把它放在桌上，这么一翻，就在翻开的地方随便讀讀罢了。”

“这样，有趣味么？”

“这样很有趣味。”

“为甚么呢？”

"你說为甚么，因为小說之类的东西，这样讀才有趣味。"

"您很奇怪呢。"

"嗳，有点儿奇怪。"

"从头讀为什么不好呢？"

"非从头讀不可，就变成非讀完不可了。"

"这理論眞奇妙！讀完岂不是好么？"

"当然沒有甚么不好。如果想知道它的情节，我也这么办。"

"不想知道它的情节，那么想知道甚么呢？除了情节以外难道还有想知道的东西么？"

我覺得她終不脫女子气。就想試驗她一下看。

"你喜欢小說么？"

"我么？"她停頓一下，含糊地回答說："当然喜欢的。"看来是不很喜欢的。

"喜欢不喜欢，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小說这种东西，讀不讀……"她眼睛里仿佛不承認小說的存在。

"那么，不論从头讀起，或从末了讀起，翻到哪里就随便讀讀，不是都可以么？那就用不着象你那样認为奇怪了。"

"您和我是不同的。"

"甚么地方不同呢？"我釘住女子的眼睛看。我想，試驗就在于此。但是女子的眸子一动也不动。

"呵呵呵呵，您不懂么？"

"年輕的时候讀得很多吧。"我不再向前直进，稍稍轉了个弯。

"現在也还覺得年輕呢，眞可怜！"好比一只鷹，一放手就要飞掉，眞是一刻也不能疏忽。

“能在男人面前讲这样的話，已經年紀大了。”我好容易把話头拉回来。

“您說这話，不是年紀也很大了么？这么大年紀，对于那些恋呀，爱呀，相思呀，也还感兴味么？”

“嗳嗳，感兴味的，到死还是感兴味的。”

“啊啊是了！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做画家吧。”

“一点也不错。因为是画家，所以讀小說沒有从头讀到尾的必要。随便甚么地方，讀起来都有趣味。和你談話也有趣味。在这里躭搁的期間，我想每天和你談話呢。爱上了你也好。那样就更有趣了。然而无論怎样爱，沒有和你做夫妻的必要。爱上了必須做夫妻，就好比讀小說必須从头讀到尾一样。”

“这样說来，搞不近人情的恋爱的是画家。”

“不是不近人情的恋爱，是非人情的恋爱。讀小說也是非人情的，所以情节怎么样，都不計較。就象抽签似地把书翻开，翻到甚么地方就漫然地讀下去，很有趣味。”

“的确很有趣味。那么請您把剛才讀的讲些給我听听。因为我想知道怎样有趣味。”

“讲是不行的。譬如一幅画，讲起来一点也不好听，对不对？”

“呵呵呵呵，那么，請您讀給我听。”

“用英語讀么？”

“不，用日本語讀。”

“用日本語来讀英語，有些吃力呢。”

“不吃力，不吃力，非人情呀！”

我想这也是一种兴趣，就答允了她的要求，把这册书用日本語一句一句地讀出来。倘使世界上有非人情的讀书法，現在的

正是。听的女子当然也是非人情地听的。

“爱情的风从女人那里吹过来。从声音里、从眼睛里、从肌肤里吹过来。由男人扶着走到船头上去的女人，是为了要眺望夕暮的威尼斯呢，还是为了要使扶着她的男人的血通电到她的脉管中？——这是非人情的讀法，所以随随便便，也許有些脱落的地方。”

“很好很好，随您喜欢，加一些进去也不妨。”

“女人和男人并排靠在船舷上。两人的距离比风吹起来的帽带更窄。女人和男人一同向威尼斯告别。威尼斯的道奇殿堂正象第二个日沒一般变成淡紅色而消逝。……”

“道奇是甚么？”

“随便什么都不妨。是从前統治威尼斯的一个人的名字。不知經过多少年代了。他的殿堂到現在还留存在威尼斯。”

“那么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是誰呢？”

“是誰，我也不知道。就因为这样，所以有趣味。他們以前的关系无論怎样都好。只要象你和我現在这样在一起，只講这刹那間的情况，所以有趣味。”

“这样的么？好象是在船里呢。”

“船里也好，山上也好，由他写吧。倘使查問为甚么，那就变成偵探了。”

“呵呵呵呵，那么我不問吧。”

“普通的小說，都是偵探发明的呢！因为沒有非人情的地方，所以一点趣味也沒有。”

“那么，請您継續非人情吧。后来怎样？”

“威尼斯漸漸消沈了，漸漸消沈了，变成了天空中的一根淡色的綫。綫断了，变成了点。灰白色的天空中处处立着圓柱。

終于最高的鈡楼消沈了。女人說：消沈了。离去威尼斯的女人的心，好比飞行在天空中的风一般自由。然而隐沒了的威尼斯，使得这必須重新回来的女人心中感到一种羼雜的苦痛。男人和女人都向黑暗的海灣方面注視。天上的星漸次增多了。緩緩地动蕩的海水不濺泡沫。男人握住女人的手，似乎覚得握住了一根震响未息的弦。……”

“这似乎不是十分非人情的吧。”

“你要非人情地听才好。不过你如果不喜欢，我可以稍微省略些。”

“哪里！我是不在乎的。”

“我比你更不在乎。——下面，嗯，有点儿困难了。翻譯起来……不，讀起来有点困难。”

“倘使讀起来困难，就省略了吧。”

“好，就随便些吧。——女人說：只此一夜。男人問：一夜么？只此一夜，太无情了；要繼續几夜才好。”

“是女人說的，还是男人說的？”

“是男人說的。大槪这女人不想回到威尼斯去。于是这男人說这話安慰她。——半夜里，在枕着帆索躺在甲板上的男人的記忆中，那一瞬間，一滴热血似的一瞬間，紧紧握住女人的手的一瞬間，象巨浪一般搖动起来。这男人仰望着黑暗的夜天，下定决心要把这女人从强迫結婚的深渊里救出来。这样决定之后，他的眼睛閉攏了。——”

“那女人呢？”

“那女人迷路了，不知道迷向甚么地方。她好象被人攫住了飞向天空中去，只有千万个不可思議。——以下有点儿难讀了，都是不成句子的。——只有千万个不可思議——怎么沒有动詞

呢？”

“要动詞做什么？这样已經够了。”

“嗯？”

轰然一声，山中的树木一齐呼啸。我們两人不由得面面相覷，这瞬間桌上小花瓶里的山茶花索索地搖动。那女子低声叫道：“地震！”就跪着把身子靠在我的桌上。两人的身体振动起来，互相磨擦。一只野鸡拍着翅膀从树丛中飞出。

“野鸡，”我看看窗外，說。

“哪里？”那女子把跪着的身子靠近我，我的臉和她的臉几乎碰着。她的細細的鼻孔里噴出来的气息吹着我的髭須。

“这眞是非人情了。”女子忽然回复了跪坐的姿势，断然地說。

“当然。”我紧接着回答。

积蓄在岩石洼处的春水受了惊吓，蠕蠕地搖蕩。这一泓春水在波底受地壳的震动，所以只在水面画出不規則的曲綫，并无破碎的部分。如果有“圓满的动”这句話，用在这里最为适当。妥貼地映在水中的山樱的倒影，和水一起忽伸忽縮，忽直忽曲。然而无論怎样变化，还是显明地保持山樱的姿态，这是很有趣的景象。

“这东西看了很愉快。美丽而有变化。若不是这样动，就沒有趣味。”

“人如果也能这样动，无論动得多么厉害都不要紧。”

“倘不是非人情，就不能这样动呢。”

“呵呵呵呵，您眞是太喜欢非人情了。”

“你恐怕也不是不喜欢的吧。昨天穿了長袖装……”我正要說下去，那女人忽然撒嬌地說：

"請您称贊我。"

"为甚么呢？"

"您說要看，所以我特地打扮給你看，对不对？"

"我要看？"

"他們說：爬过山来的画画先生特地囑托茶館里老太婆的。"

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一时說不出話来，那女人毫不放松：

"对这样健忘的人，无論怎样竭誠相待，也是白費的。"她象是嘲笑，象是怨恨，又好象从正面射来了两支箭。情势漸漸不妙；至于何时可以复原，因为一經被她占先，就很难找到机会了。

"那么昨晚在浴室里，也完全是承蒙好意了。"好容易在紧要关头恢复了原状。

那女人默默不語。

"眞对不起。教我怎样报答你呢？"我努力搶先下手。然而无論怎样搶先，也毫无效果。她好象沒有那回事的样子，望着大徹和尙写的横額。忽然低声念道：

"竹影拂阶尘不动。"

念完又轉向我，好象忽然想起了甚么，故意大声問：

"您說甚么？"

我可不能上他这个当。便說：

"我剛才見过那个和尙了。"好象被地震搖动了的池水那样圓滿的动。

"观海寺的和尙么？这和尙胖得很。"

"他說要我用西洋画来画紙裱門呢。和尙这种人很会說些沒有道理的話。"

"所以他才能那样胖呀。"

"还看見一个青年人呢。……"

"是久一吧。"

"对，是久一君。"

"您熟悉他么？"

"哪里！只知道他叫做久一。此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人不喜欢講話。"

"哪里！是客气的緣故。他还是个小孩子……"

"小孩子？他不是和你差不多么？

"呵呵呵呵，您以为这样么？他是我的堂弟。就要到战地去，这回是来辞行的。"

"住在这里么？"

"不，住在我哥哥家里。"

"那么他是特地来喝茶的？"

"他不喜欢茶，倒喜欢白开水。爸爸也是多余，偏要叫他来。他坐得不耐煩，难受得很呢。要是我在家，一定叫他先回去了……"

"你到哪里去了？那个和尚問起你呢。听説又是一个人去散步了？"

"嗳，我到鏡池那边去轉了一会。"

"那个鏡池，我也想去看看呢。……"

"好，請您去看看。"

"到那地方去写生很好吧？"

"到那地方去投水也很好的。"

"投水完全談不到吧。"

"最近我也許要去投。"

这句戏言出自女子之口，未免太坚决了，我不由得仰起头来。看見她的表情特别認眞。

"請您把我投身鏡池、漂在水面上的样子——不是痛苦而是漂在水面上从容死去的样子——作一幅美丽的画吧。"

"咦?"

"吃惊了,吃惊了,吃惊了么?"

她飕地站起身来,三步跨出房間的門,回过头来嫣然一笑。我茫然多时。

十

来到鏡池。从观海寺后面的一条路上的杉树中間走下山谷,还沒登上对面的山,路分为二,自然形成了鏡池的周圍。池边长着許多山白竹。有的地方左右夹道丛生,行人走过,索索作声。从树木中間望去,可以看見池水,然而这池从哪里起,到哪里止,非环行一周不能知道。走的时候觉得它特別小,不过三町光景。只是形状很不規則,处处有岩石自然地横在水际。池边路的高低也同池的形状一样难于名状,作种种起伏,不規則地接連着,受着水波的冲击。

池的周圍有許多杂树。不知儿百株,数也数不清。其中有的还未抽出春芽。枝叶較疏的地方依然受着和煦的春日的阳光,树下竟长出嫩草来。其中隱約看到堇花的淡淡的影子。

日本的堇花有睡眠的感覚。西洋人有詩句形容它为"如天来之奇想",到底是不相称的。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的脚站住了。脚一站住,就可一直站下去,直到厌了为止。能够一直站下去,是幸福的人。在东京如果这样做,便立刻被电車压死了。即使不被电車压死,也一定被警察赶走了。都会是錯認太平之民为

乞丐、而向扒手的头子偵探致送优厚薪金的地方。

我以草为茵，把太平无事的屁股坐下去。在这里，即使一連五六天这样坐着不动，也只管放心，誰也不会向你說一句怨言。自然的可貴之处就在于此。在无可逃避的时候，自然虽是沒有慈悲，也沒有顧惜，但絕无因人而异的势利态度。不把岩崎和三井① 放在眼里的，世間也不乏其人。但对古今帝王的权势漠不关心，如风馬牛之不相及者，其惟自然。自然之德高高地超越尘界之上，无限制地树立絕对的平等观。与其指揮天下之群小而徒招泰蒙②之憤，远不如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③，而独自起臥其中之为得策。世間有所謂公平，有所謂无私。果眞如此重要，最好每天杀死一千小賊，以他們的屍体培养滿园的花草。

我的思想不覺陷入理論，漸漸无聊起来了。我并不是为了磨練这种中学程度的感想而特地到鏡池来的。向衣袖里摸出紙烟，擦一根火柴。虽然擦了，然而看不見火光。把“敝島”烟的一端湊上去一吸，烟气从鼻孔里噴出来，这才知道紙烟已經吸着了。火柴在短短的草里暫时吐出螭龙一般的細烟，立刻寂灭了。我漸漸移向水边去坐。直到我的草茵鋪进自然池中，伸脚也許碰到微温的春水，到这时我才坐定了。俯視池中的水。

眼睛所达到的地方并不很深。水底有細长的水草下沈死去。我除了用死去以外，想不出可以形容这些水草的字眼。若是山岡的芭茅，我知其从风而靡。水上的蘊藻，我知其随波而流。至于这些等待百年也不能动的沈在水底的水草，似乎具备

---

① 岩崎(三菱)和三井是日本的大資本家。

② 泰蒙(Timon)是莎氏比亚剧“雅典人泰蒙”中的主人公，其人厌恶人类。

③ 見屈原“离騷”。

一切可动的姿势，暮暮朝朝等候人来戏弄，从天明等到天黑，从天黑等到天明，莖端集結了几世的相思，終于活到今天，欲动不得欲死不能。

我站起来，从身边的草里拾起两块石子。想做点功德，向眼前抛出一块。噗噗地泛起两个水泡来，立刻消灭了。我心里反复地想：立刻消灭了，立刻消灭了！向水里一望，但見三根长絲忧郁地搖动。我正想：这回可被我看到了。——忽然浊水从底里涌上来，立刻把它們隐沒了。南无阿弥陀佛！

这回下了决心，拚命向中央抛去。咕咚！发出一个清幽的声音。无法打破四周的静寂。我不想再抛了。把画箱和帽子留在这里，向右边走去。

爬上一丈多长的一个緩坡。一株大树籠罩在头上，身体忽然觉得冷起来。对岸阴暗的地方有株山茶在那里开花。山茶的叶的綠色太深，即使在白天，即使在太阳光中，望去也沒有輕快之感。尤其是这株山茶，生在岩角里面縮进一丈多之处，悠閑地躲在想不到有花的地方。这么多的花！数一天也数不清！然而非常鮮艳，使你眼睛一看到心里就想数。它的鮮艳只是鮮艳而已，毫无明快之感。好象驀地燃燒起来，不由你不注意；而过后又感到阴森。这样騙人的花，世間更沒有了。我每次看到深山里的山茶，总是联想到妖女。她用烏黑的双眸来勾引人，在不知不觉之間把嫣然的毒素射进你的血管里。你觉悟到被欺，时候已經迟了。对面的山茶映入我眼里的时候，我就想：唉，不看見多好！这种花的顏色不是普通的紅，却是在刺目的华丽里面含有一种說不出的沈悶的情調。我們对于悄然凋零的雨中梨花，只有可怜之感；对于冷艳的月下海棠，只覚得可爱。山茶的沈悶就完全不同，这是一种阴暗的、含有毒素的、带着恐怖气味的情調。它

以这种情調为骨子，而表面装得十分华丽。然而既无媚人之态，也无招引人的样子。忽而花开，驀地花落；驀地花落，忽而花开；在人目所不注意的山阴从容度送几百年的星霜。只要看到它一眼，便是最后！一看到它，一受到它的魔力，难免堕入无底深渊。它那色彩不是普通的紅色，是一种异样的紅色，好比被杀的囚人的血，非常刺激人目，使人感到不快。

我正看着，一顆紅的东西啪地一声掉落在水上了。在这沈静的春天里，动的东西只有这一朵花。过了一会，又是啪地一声掉下一朵来。这种花的花瓣决不分离，它不是散落而是整体辞枝的。辞枝的时候整朵一次离开，毫无留恋之色，但落在地上还是整朵的，这态度实在太可怕了！又是啪嗒的一声掉下一朵来。我想这样不断落下，不久池水将成紅色了。在这些花静静地浮着的一边，水的顏色現在似乎已經有些带紅了。又掉下一朵来。掉在地上，或是掉在水上，沒有区别，都是一样的靜寂。又掉下一朵来。我想：这些花是否会沈下去呢？年年落下几千百朵山茶来，浸在水里，顏色溶化了，腐烂之后变成了泥，沈落池底。几千年之后，这个古池也許会在人們不知不覺之間为落下来的山茶花所塡塞，而变成平地。又有很大的一朵象涂血的幽灵一般掉了下来。又掉下一朵来。啪嗒啪嗒地掉下来。无穷无尽地掉下来。

我想：在这地方画一个美女漂在水面上怎么样呢？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又抽着烟，茫茫然地考慮。温泉場的那美姑娘昨天的笑談，象波浪一般涌上我的記忆中来。我的心象大浪上的一片木板似地搖蕩。我想用她的面貌为基础，画一个美女漂在山茶花下面的水上，上面掉下无数的山茶花来。我想画出山茶花永远落下、女子永远漂在水上的情趣，但不知是否画得出来。照

那"拉奥孔"里的理論，——不，"拉奥孔"不必管它。不論是否違背原理，只要能表現出这种情趣就好。然而不离开人生而表現人生以上的永久之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是面貌难画，卽使借用她那面貌，然而她那表情是不适用的。苦痛的表情太多，全部画面就被破坏了。反之，一昧画出愉快之相，那更不行，那么另外想出一种面貌来，行不行呢？这个，那个，屈指計算，总是想不妥当。想来想去，还是那美姑娘的面貌最为合适。然而总有不足之感。我知道不足；但不足在于何处，我自己也不明白。因此，我不能凭自己的想象而加以修改。在她的表情里加入嫉妬，怎么样呢？不好，嫉妬里不安之感太多。加入厌恶，怎么样呢？也不好，厌恶太剧烈了。怒呢？更不好，怒完全破坏了諧調。恨呢？恨倘是詩意的春恨，又当别論；但是普通的恨太俗气了。种种考虑的結果，終于想出了：在許多情緒之中，我忘記了可怜这个詞。可怜是神所不懂、而最近于神的人类感情。那美姑娘的表情里，这可怜的感情一点也沒有流露出来。不足就在于此。由于霎时的冲动而这感情闪現在她的眉宇之間的时候，我的画便成功了。然而，这情状甚么时候可以看到，不得而知。平时充滿在她臉上的，只有嘲弄别人似的微笑和倒竖柳眉急于取胜的表情。只有这点，到底是不够的。

忽然听見沙沙的脚步声。我胸中的图样崩潰了三分之二。抬头一看，一个穿窄袖衣服的男子背着一束柴，正在山白竹中間向观海寺方面走。大概是从邻近的山上下来的。

"天气很好呢，"他拿着手巾，和我招呼。身子一弯，挂在腰带上的柴刀閃閃发光。这是一个年約四十岁的壮汉。似乎曾經在甚么地方看見过。他看見我的画箱开着，就象旧相識一般亲切地和我談話：

“先生也画画的？”

“嗳，想来画这池塘。这地方眞荒凉，簡直不大有人經过。”

“是的。这儿眞是山里……先生翻过山来，想必很吃力吧。”

“噢！你是在山頂上碰見过的馬夫么？”

“是的。我砍了些柴，拿到城里去。”源兵卫卸下背上的柴，坐在柴上了，拿出一只烟盒来。这盒子旧得很，不知是紙做的还是皮做的。我就把火柴借給他。

“你每天走这样的路，眞了不得呢！”

“哪里！走慣了沒甚么。也不是每天走。三天一次。有时候四天走一次。”

“四天走一次也吃不消。”

“哈哈哈哈，用馬太可怜了，所以自己来走，四天一次。”

“这眞难得。你把馬看得比自己更重呢。哈哈哈哈。”

“倒也不是这样……”

“嗳，这个池塘古得很吧。到底是从甚么时候有起的？”

“老早就有了。”

“老早？怎样早呢？”

“一直从前就有了。”

“一直从前就有？噢！”

“从前，志保田家的小姐投水的时候就有了。”

“志保田就是溫泉場那家么？”

“是的。”

“你說他家的小姐投水？她現在不是很好地在家里么？”

“不，不是这位小姐，是一直从前的一位小姐。”

“一直从前的小姐？是甚么时候呢？”

“是很久以前的一位小姐。”

“这位很久以前的小姐为甚么投水呢？”

“这位小姐，听說生得同現在那位小姐一样漂亮呢，先生。”

“哦。”

“有一天，来了一个游方僧……”

“游方僧就是虛无僧① 么？”

“是的，就是那种吹尺八簫的游方僧。这游方僧耽擱在志保田家的保長家里的时候，这位美貌的小姐看上了他——这大概是前世緣分吧，她一定要和他在一起，哭起来了。”

“哭了起来？嗯。”

“可是保長不答应。說游方僧不能做女婿，后来就把他赶走了。”

“把这虛无僧赶走了？”

“是的。小姐就跟着游方僧追，走到这地方，走到那边松树底下，就投水了。——鬧得远近聞名。听說那时候小姐身上带着一面鏡子，所以这池塘到現在还叫做鏡池。”

“唉，原来已經有人投过水的！”

“眞是怪事。”

“这是几代以前的事呢？”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这話只能在这里說說，先生。”

“怎么样？”

“志保田家后来代代都出瘋子。”

“哦！”

---

① 虛无僧是日本的一种僧侶，蓄发，头戴深笠，身披袈裟，吹尺八簫，云游各地，乞食修行。犯罪的武士为了逃避刑罰，多加入此群。

“这完全是阴魂作怪呢。現在的那位小姐，听說近来也有点儿奇怪，大家都这么說。”

“哈哈哈哈，不会有这等事吧。”

“不会么？可是那位老太太也有点儿奇怪呀。”

“現在在家么？”

“不，去年故世了。”

“嗯。”我看着烟蒂上噴出来的一縷細烟，不再說話。源兵卫背了柴走路了。

我为了画画来此，然而只管考虑这样的事，听講这样的話，无論几天也画不成一張的。既然背了画箱出来，今天照理应該打一个图稿回去。幸而那边的景色还成个样子，就把它画一下吧。

一丈多高的蒼黑的岩石从池塘底里笔直地聳立在濃色的水的弯角上。怪石嶙峋的地方，右边的断崖上丛生着許多山白竹，密密层层地生到水边。上面有一株三抱光景的大松树，纏着許多长春籐的树干横斜地長着，一半以上伸出水面。怀着鏡子的女子大約是从这个岩石上跳下水去的吧。

坐在三脚凳上，观看应該收入画面的材料。松树、山白竹、岩石和水。水到哪里为止呢？不易决定。岩石高一丈的話，那么水里的倒影也有一丈。山白竹的影子鮮明地映出在水底，令人看了要惊訝，以为这些植物不止长到水边而竟长到了水里。至于那株松树，上面聳入空中，仰头才可望見，下面的影子也很长。照眼前所能看到的尺寸，到底不容易收入画面。索性不画实物，光是画倒影，到也很有趣味。画些水，画些水中的倒影，然后給人看，說这是一幅画，看的人会惊訝吧。然而只使人惊訝，到底乏味。必須使他們惊叹：对啊，这确是一幅画——这才有意

义。我专心地看着池面，考慮画法。

眞奇怪，仅看倒影，总是不能成画。想同实物对照研究一下。我把視綫慢慢从水面移向上方。先从一丈高的岩石倒影的頂端，向上看，看到水的境界上，再从这境界上次第看水上的实物。逐一吟味潤澤的色調、岩石的皺紋，漸漸向上看去。越看越高，我的眼光达到危岩的頂上的时候，我好象被蛇盯住了的虾蟆，手里的画笔突然掉落了。

在映着夕阳的綠叶的背景上，在垂暮的晚春的黛色的岩头的蒼茫中，清楚地显出一个女子的面貌来——这就是在花下使我吃惊、在幻影中使我吃惊、穿着長袖衫使我吃惊、在浴室里使我吃惊的那个女子的面貌。

我的視綫盯住了这女子的蒼白的臉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她也把婀娜的嬌軀挺得笔直，一根手指也不动地站在高岩上。这一刹那！

我不知不覺地迅速站起身来。她輕盈地扭轉身去。腰帶里山茶花一般的鮮紅閃現一下，就向岩石那面飞奔而去了。夕阳掠过树梢，把松树的干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紅色。山白竹更加青葱了。

我又吃了一惊。

十一

在山村的朦朧的暮色中慢慢地散步。爬上观海寺前的石級的时候得到了“仰数春星一二三”的詩句。我并非有事情想会見和尙，也并不想找和尙閑談，只是偶然走出旅舍，信步行来，不知

不覺地走到了这石級下面。暫时站着摸摸"不許葷酒入山門"的石碑，忽然高兴起来，就爬上石級去。

有一册叫做"德利斯德兰·香提"① 的书，书中写道：象本书这样符合神意的写法，更沒有了。最初的一句是自己作的，以后則完全是感念神明，信笔写出的。自己当然不知道在写些甚么。写的人是自己，而写出的是神明的事。因此著者不負責任。我現在的散步也采取这种作风，是无責任的散步。我不依靠神明，就更加无責任。那册书的著者斯登自己卸除責任，把它嫁給在天之神。我沒有神可以交卸責任，只得把它委弃在泥沟中。

爬石級的时候倘使感到吃力，就不爬了。将要吃力，立刻回步。爬了一段，站住的时候覺得愉快，就又爬第二段。爬第二段的时候想作詩了。默然地看看自己的影子，看見影子在方形的石級上截成三段，形状很妙。覺得很妙，所以又爬上去。仰望天空，看見几顆小星在朦朧的天空深处不絕地眨眼。覺得詩句成功了，就再爬上去。这样，我終于爬到了頂上。

在石級上想起了一件事：从前我游鎌仓，盘旋曲折地爬上那地方的所謂五山，記得圓覺寺的旁院也有这样的石級。我慢慢地爬上石級的时候，看見上面的門里走出一个穿黃色僧衣的光头和尙来。我走上去，和尙走下来。擦肩而过的时候和尙用尖銳的声音問我到哪里去。我回答說来参观一下，同时站住了；和尙馬上說：甚么也沒有啊。就急急忙忙地走下去了。这句話太洒脫了，我覺得被他占了先，站在石級上目送这和尙，但見那个光头摇摇晃晃，終于隐沒在杉木中間了。这期間他一次也不回

① "德利斯德兰·香提"("Tristram Shandy")是英国十八世紀文学家斯登(Laurence Sterne)所著的小說，是一部感伤主义的小說。

轉头来。禪僧的确有趣。这人眞直爽，我这么想着，慢慢地走进山門。一看，广大的僧房和大殿，都空空如也，一个人影也沒有。这时我感到由衷的欢喜。我想到世間有这样洒脫的人，能用这样洒脫的态度来对待人，覺得很痛快。并不是悟得了禪理的緣故，我連半个禪字都不懂。只是那个光头和尙的态度使我覺得很有意思。

世間充满了执拗、狠毒、苟且，加之厚顏无耻的人。并且还有根本不知道为甚么到世間来做人的人。而且偏是这种人的臉特别大。他們認为受尘世之风的面积越大，便是名誉越高。五年、十年地偵探人的屁股，計算这人所放的屁——他們以为这就是人生。于是他走到你面前来，自告奋勇地对你說：你放了若干个屁，你放了若干个屁。如果是走到面前来說的，到也不无可供参考；但是有的在背后說：你放了若干个屁，你放了若干个屁。你嫌他罗唣，他还是要說。你請他免了，他說得更起劲。你对他說我知道了，他还是說你放了若干个屁，你放了若干个屁。他認为这是处世的方針。方針是各人自由决定的。大可以不說放若干个屁而默默地决定方針。廢止对人有妨碍的方針，是合乎礼节的。倘說非妨碍别人不能訂立方針，那么对方也只能以放屁为自己的方針。如果这样，日本的国运完結了！

我不訂立甚么方針，在这美丽的春夜这样地散步，实际上是高尙的。倘使兴到，就以兴到为方針。倘使兴尽，就以兴尽为方針。倘使得句，就以得句为方針。倘使不得句，就以不得句为方針。然而决不麻煩别人。这是眞正的方針。計算屁是人身攻击的方針；放屁是正当防御的方針；这样地爬上观海寺前的石級，是隨緣放曠的方針。

爬上石級，得到了"仰数春星一二三"的詩句的时候，在夜色

朦朧中发光的春海望去好象一条带子。我走进山門，已經无心再把这詩句續成七絕。当即訂立了停止吟詩的方針。

通向僧房的一条石板路的右边，是用映山紅編成的树籬，树籬那面大約是墓地。左边是大殿。大殿屋頂上的瓦在高处微微发光。望去好象数万个月亮落在数万張瓦上了。不知甚么地方有鴿子不絕地叫着。这些鴿子似乎是住在屋梁底下的。我彷彿看見屋檐一带有白色的点子，也許是鴿子糞。

屋檐下有一排奇妙的影子，不象树木，更不象草。凭感覺而言，这是岩佐又兵卫① 所画的念佛鬼停止了念佛而跳舞的姿态。从大殿的一端到那一端，这些鬼整齐地排成一行而跳舞。影子也从大殿的一端到那一端整齐地排成一行而跳舞。他們大概是被这朦朧之夜所誘惑，丢了鉦、撞木和緣簿，相約一齐到这山寺里来跳舞的吧。

走近去一看，原来是很大的仙人掌。高約七八尺，好象把絲瓜那样青翠的黄瓜压扁，压成飯瓢形状，瓢柄向下，一个一个地向上接起来的样子。这些飯瓢要接上几个方才結束，不得而知。似乎要在今天一夜之內穿破屋檐，一直达到屋頂上的样子。这种飯瓢的生长很唐突，好象一定是生长在别的地方，而突然飞过来粘在这里的。我不能相信这是老飯瓢上生出小飯瓢而小飯瓢在很长的年月中逐漸长大起来的。飯瓢和飯瓢的連續完全是突如其来的。这样滑稽的树恐怕少有的吧。而且还是那么毫不在乎的样子。有一个和尚，有人問他如何是佛，他回答說庭前柏树子②。倘使有人向我提出同样的問話，我一定回答他：月下仙人

---

① 岩佐又兵卫是日本江戶时代初期的画家，善风俗画。

② 万松老人“从容录”第五卷：“僧便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云：庭前柏树子。”

掌。

我小时候讀过晁补之① 的紀行文，有几句現在还背得出："时惟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历历如在人上。窗間竹数十竿，相摩戛然，声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笑䰟之状。二三子相顧，魄动不得寐，迟明皆去。"我在口內背誦一遍，不禁笑起来。这仙人掌由于时間和情况的关系，恐怕也会动我的心魄，使我一看到就逃下山去吧。用手碰碰它的刺看，指头觉得刺痛。

走完了石板路，向左轉弯，就是僧房。僧房前面有一株很大的木兰花树，树干約有一抱，高出僧房屋頂。仰起头来一看，头上就是树枝，树枝之上还有树枝。重重迭迭的树枝上面有一个月亮。普通的树木，如果树枝繁密了，下面望上去不見天空。有了花更加望不見。木兰則不然，树枝无論怎样繁密，中間还是有明朗的空隙。木兰并不随便长出細枝来扰乱站在树下的人的眼睛。連花也都很明朗。从下面向高处仰望，也清清楚楚地看見一朵一朵的花。这朵花属于哪一簇的，开到甚么程度，固然不知道，然而这些都不管，一朵花自成一朵花，一朵花和一朵花之間，可以判然地望見淡藍色的天空。花的顏色当然不是純白的。一味的白，过于給人以寒冷之感。单純的白，尤能夺人眼目。而木兰的顏色并不如此。它故意避免极度的白，而謙逊地甘心于含有暧昧的淡黃。我站在石板路上，仰观这种馴良的花累累散布在空中的光景，一时茫然若失。映入眼中的全是花，一張叶子也沒有。偶成俳句：

---

① 晁补之，宋朝人，字无咎，工书画文詞，官知州，与苏东坡友善，著有"鸡肋集"、"晁无咎詞"。

　　伫立抬头望，木兰花满天。

这时候那些鴿子正在不知甚么地方悠閑地啼叫。

我走进僧房里。僧房的門敞开着。这里似乎是沒有盗贼的国土。狗当然不叫。我就在門口說:

“有人么?”

里面肃静无声，沒人答应。我又說:

“对不起!”

只听見鴿子的咕咕声。我又大声地喊:

“对不起，有人么——?”

“噢噢噢噢，”很远的地方有人答应。到人家去訪問，而听見这样的答应声，是从来沒有的。不久听見走廊有脚步声，屏风后面映出紙烛的火光。走出来的是一个小和尙，却是了念。

“老法师在么?”

“在。您有甚么貴干?”

“請通报他，我是温泉場的画家。”

“是画家先生么? 那么請上来。”

“可以不預先通报么?”

“可以。”

我脫了木屐走上去。

“您这位画家先生沒有礼貌呢。”

“为甚么?”

“請您把木屐放整齐。請看这里!”他拿起紙烛来照。黑柱子的中央，离地五尺光景的地方，貼着一張四开的白紙，紙上写着些字。

“認得吧，这里写着:注意脚下。”

“原来如此!”我就把自己的木屐仔細地放整齐了。

老和尙的房間位在走廊轉角、大殿的旁边。了念恭恭敬敬地推开格子門，恭恭敬敬地蹲在門檻上，說：

“这个，志保田的画家先生来了。”

他的态度惶恐万状，我覺得有些可笑。

“啊，請进来。”

了念退开，我就走进去。房間很小，中央一个地炉，一个水壺正在炉上吱吱地响。老和尙坐在那一边看书。

“啊，請进来。”他摘下眼鏡，把书推到一旁。

“了念！了——念！”

“有——。”

“拿坐垫来。”

“来了——。”了念远远地来一声悠长的答应。

“来得很好。想必是寂寞吧。”

“月亮太好了，所以漫步到此。”

“月亮眞好！”說着，把格子門拉开了。門外除了两块跨步石和一株松树而外，别无他物。庭院的那边就是悬崖，朦朧的春夜的海忽然展开在眼底。立刻覺得胸襟扩大了。漁火处处发出閃光，大概是打算升入遙远的夜空，化作天上的星星吧。

“这风景好极了。老法师，把門关起来岂不可惜！”

“是啊。不过我是每晚看見的。”

“无論看几晚也看不厌，这种风景！若是我，不睡覺也要看呢。”

“哈哈哈哈，您到底是画家，所以和我有点不同。”

“老法师欣賞美景的时候，就是画家。”

“这話也說得是。达摩象之类的画我也会画。喏，这里挂着的一幅，是老师父画的，画得很好呢。”

小小的壁龕里果然挂着一幅达摩象。然而作为一幅画看，頗为乏味，只是沒有俗气。努力遮丑的地方一处也沒有。这是一幅天眞的画。这位先輩大概也是同这画一样不拘形迹的人吧。

“这幅画很天眞呢！”

“我們画的画，这样就够了。只要能够表达出气象……”

“比較起工巧而有俗气的画来，好得多了。”

“哈哈哈哈，承蒙称贊了！請問，近来画家里面也有博士么？”

“沒有画家博士。”

“沒有？最近我碰到过一个博士。”

“噢。”

“称为博士，大概是了不起的人物吧？”

“嗳，是了不起的吧。”

“画家里面也应該有博士。为甚么沒有呢？”

“这样說来，和尙里面也非有博士不可了。”

“哈哈哈哈，这样的么！——叫甚么名字，我最近碰到的那个人？——有一張名片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在哪里碰到的？在东京？”

“不，在这里碰到的。东京我有二十年不去了。听說近来有一种車子叫做电車。我到想去坐坐呢。”

“无聊的东西！嘈杂得很。”

“这样的么？所謂蜀犬吠日，吳牛喘月，象我这样的乡下人，也許反而覺得不便呢。”

“不是不便，是无聊。”

“这样的么？”

水壶嘴里噴出蒸汽来。老和尙从茶柜子里取出茶碗，把茶倒在碗里。

“請喝一碗粗茶。这不是象志保田老太爷家里那样的好茶。”

“很好很好。”

“您这样在各处跑来跑去，都是为了画画么？”

“嗳，只是带着画具跑来跑去，不画也无所謂。”

“啊，那么一半是游玩？”

“对啊。这样說也可以：因为我不喜欢被人家計算放屁。”

他虽然是个禪僧，这句話似乎不懂。

“計算放屁，是甚么意思？”

“在东京住長了，就得被人家計算放屁。”

“为甚么呢？”

“哈哈哈哈哈，不但計算而已，还得把人的屁加以分析，研究肛門是三角形的，还是四方形的。”

“噢，这也是管卫生的么？”

“不是管卫生的，是一种偵探。”

“偵探？噢，那么是警察了。所謂警察，所謂巡捕，到底有甚么用处？难道是非有不可的么？”

“对啊，画家不需要他們。”

“我也不需要。我从来不曾麻煩过警察。”

“对啊。”

“然而不管警察怎样計算放屁，都不要紧，只要自己清正。自己不做坏事，无論有多少警察，对你无可奈何啊！”

“为了放屁而被他們奈何，倒有点儿吃不消。”

“我做小和尙的时候，老师父常常对我說：一个人站在日

本桥中央把脏腑拿出来而毫无慚愧——若非如此，不得謂之修行有素。您最好也作这种修行功夫。旅行这种事情不妨停止。”

“如果能做个十足的画家，随时都可以修行。”

“那么就做个十足的画家好了。”

“被人計算放屁，就不成了。”

“哈哈哈哈。我告訴您：那个，您借宿的志保田家的那美姑娘，出嫁之后回娘家来，对甚么事都看不上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終于到我这里来学佛法。現在已經学得很好，您看，变成那样明白事理的一个女子了。”

“嗳嗳，我看的确不是一个寻常女子。”

“对啊，她是一个机鋒犀利的女子。——到我这里来修行的一个青年和尚泰安，由于这女子的关系，忽然遇到了穷明大事的因緣，現在已經成为一个善知識了。”

松树的影子落在静悄悄的庭中。远处的海在若有若无之間发出幽微的光，好象在响应天空的光，又好象不响应天空的光。漁火明灭。

“請看那株松树的影子。”

“眞美丽啊！”

“仅仅美丽么？”

“嗳。”

“不但美丽而已，风吹上去也不要紧。”

我喝干了茶碗里余剩的苦茶，把碗复在托盘上，站起身来。

“我送您出門。了——念，客人要回去了。”

他們送我走出僧房，鴿子咕咕地叫。

“象鴿子这样可爱的东西是沒有的了。我拍拍手，它們都会

飞过来。您看我叫它們来。”

月色愈加明亮了。森森的木兰把朵朵琼华擎上天空。和尚在更闌人靜的春夜中拍手，一声声随风消散，鴿子一只也不飞下来。

“不飞下来么？应該飞下来的！”

了念看看我的臉，微微一笑。老和尚似乎認为鴿子的眼睛在夜間也看得見，眞是无思无虑的人。

我在山門口向这两人告別。回头一看，一个大的圓影和一个小的圓影落在石板路上，一前一后向僧房方面漸漸消失了。

十二

記得王尔德說，基督是最高度地具备艺术家态度的人。基督我不知道。我以为象观海寺的和尚，的确具备这資格。并不是說他富有趣味，也不是說他通曉时势。我是說他挂着几乎不能称为繪画的达摩象，而得意洋洋地称贊它画得很好。他認为画家中有博士。他相信鴿子的眼睛夜里也看得見。尽管如此，还是具备艺术家的資格。他的心地开扩，象无底的袋子一般，一点东西也不停滯。随意所之，任意所作，一点尘埃也不沈淀在腹內。如果他的脑里能够体会一点趣味，他就立刻和它同化。他在行走坐臥之間也作为一个完全的艺术家而存在。象我，在被偵探計算放屁的期間，到底不能成为画家。我能够对着画架、拿着調色板而作画，然而不能成为画家。只有象現在这样来到这不知名的山村，把五尺瘦軀埋在迟迟欲暮的春色中，才能具有眞艺术家的态度。一度进入这境界，美的天下就归我所有。

即使不染尺素，不涂寸絹，我却是第一流的大画家。虽然在技术上不及米开朗基罗，在工巧上不及拉斐尔，但在艺术家的人格上，能与古今大家并駕齐驅，毫不逊色。我自从到这溫泉場以来，一幅画也不曾画过。我这只画箱竟是全无必要地背着的。也許有人嗤笑：这也算得画家么？不管怎样嗤笑，現在的我是眞正的画家，是优越的画家。能够达到这境地的人，不一定能作名画；然而能作名画的人，非懂得这境地不可。

吃过早飯，从容地吸着一支"敷島"的时候，我作以上的感想。太阳已經离开朝霞，高高地上升了。打开格子窗，眺望后面的山，但見蒼翠的树木非常澄徹，鮮丽无比。

我一向認为空气、物象、色彩的关系，是宇宙間最有兴味的研究之一。究竟是以色彩为主而表出空气，还是以物象为主而描出空气，还是以空气为主而在其中作出色彩和物象呢？观感略有不同，画的情調亦异。这情調是由于画家自身的嗜好而不同的。这是当然之理，然而时間和場所的限制也是当然之事。英国人所作的山水画中，明朗的画一幅也沒有。也許他們是不喜欢明朗的画的。然而即使他們喜欢，在英国的空气中也是毫无办法的。同是英国人，象古达尔① 之类的画家，色調就完全不同。应該是不同的，因为他虽然是英国人，却从来不曾画过英国风景。他的画题不是他的乡土。他所选擇的都是空气比他本国透明得多的埃及、波斯等地的景色。因此最初看到他的画的人，誰都要惊訝。这些画画得非常爽朗，会使人疑心：英国人也会画出这样明朗的色彩么？

个人的嗜好是无可如何的。然而倘使画的意图是描写日本

① 古达尔(Frederick Goodall)是十九世紀末期英国的画家。

山水，那么我們也非把日本固有的空气和色彩描出不可。法国的画无論怎样美妙，我們不能照样取用他們的色彩，而説这是日本的风景。我們还是必須面对自然，暮暮朝朝地研究云容烟态，一旦看出了确当的色彩，立刻背了画架和三脚凳跑去描写。色彩是瞬息万变的，一旦失去机会，就不容易看到同样的色彩。我現在所望見的山头，充滿着这一带地方所不易多見的好色彩。既然特地来此，让它消失是可惜的。把它画一下吧。

拉开紙裱門，走到廊上，看見那美姑娘站在对面的楼头，身体靠在格子窗上。她把下巴埋在衣領里，我只看見她的側面。我正想同她招呼，看見她左手照旧下垂，而右手忽然象风一般活动起来。閃电一般的亮光一来一往地閃現在她的胸前，突然鏘的一声，閃光立刻消失了。她的左手里拿着一个九寸五分長的白木刀鞘。她的姿影忽然隐沒在格子窗后面了。我走出旅館的时候似乎覺得早上看了一幕歌舞伎。

走出門，向左轉弯，就是連接山路的一个慢坡。到处有鶯的啼声。左边低落，是一个平坦的山谷，滿种着橘树。右边有两个低低的山岡并列，我想，这上面种的也都是橘树吧。几年之前我曾經一度到此，屈指計算太麻煩，总之是寒天腊月的时节。那时候我最初看到橘子山上滿滿長着橘子的景色。我对采橘子的人說：請你卖一枝給我。他回答我：要多少都送給你，請拿去吧。說完就在树上唱出音节美妙的小曲。我想：在东京，橘子皮也非到药店里去买不可。晚上常常听見枪声。我問本地人这是甚么，他們告訴我这是猎人打鴨的枪声。那时候我連那美姑娘的"那"字也不知道。

教这女子做演員，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女角。普通的演員在舞台上表演，都是特意做作的。这女子却在家里的經常舞台上

演戏，而不自知其为演戏，是自然地、天然地演戏。这样的生活大概可以称为美的生活吧。托这女子的福，我的繪画修业得益不少。

倘使不把这女子的举动看作演戏，就会感到有些毛骨悚然，一日也不能再留。倘使以事理、人情等日常見解为背景，而从普通小說家那样的观察点研究这女子，就觉得刺激过强，会立刻感到厌恶。在现实世界中，倘使我和这女子之間有一种纏綿的关系，我的苦痛恐怕笔墨难于形容吧。我这一次旅行，目的在于脫离俗情，做一个十足的画家，所以对于映入我眼中的一切物象，非尽行看作画图不可，非尽行当作能乐、戏剧或詩中人物而观察不可。戴了这样的一副眼鏡而观察这女子，觉得她的举动在我以前所看到的一切女子中最为美妙。只因她自己不知道自己正在表演美妙的技艺，所以比演員的举动更加美妙。

誤解了作如是观的我，是不行的。批評我作为社会公民不应当如此，更加不通道理。行善困难，施德費力，守节操不易，为义舍命可惜。下决心去做这等事，在任何人都是苦痛的。为了干冒这种苦痛，其中必須潜蓄着一种可以战胜这苦痛的愉快之感。所謂画，所謂詩，或者所謂戏剧，都不过是潜在于这悲酸中的快感的别名。懂得了这意趣，我們的举动方才成为壮烈，成为閑雅；我們方才可以战胜一切苦痛，以求滿足胸中这一点无上之趣；方才能够把肉体的苦痛置之度外，对物质上的損失不加計較，而驅策勇猛精进之心，甘愿为人道受鼎鑊之烹。倘使可以在人情的狭隘的立脚地上为艺术下定义，那么可以这样說：艺术是潜在于我輩有教养的人士胸中的避邪就正、斥妄显眞、扶弱抑强的誓愿結晶而成的白虹貫日一般的表現。

有人嘲笑某人的行为有戏剧气味，笑他为了貫徹美的趣味

而作不必要的犧牲說是不近人情的。笑他不待美的性格的自然发揮的机会而无理地夸耀自己的趣味观，說是愚笨的。倘是眞能了解个中消息的人，他的譏笑固然自有意义。然而不知趣味为何物的庸夫俗子用自己的卑鄙的眼光来賤視别人，却是难于容忍的。从前有一个青年①留下一篇“岩头吟”，向五十丈飞瀑縱身直下，自赴急湍。据我看来，这青年是为了美之一字而舍弃了舍不得的生命。死这件事实在壮烈，只是促成死的动机是难解的。然而不能体会死的壮烈的人，怎么能够嗤笑藤村子的行为呢？我有这样的主張：他們不能体会壮烈犧牲的情趣，所以卽使面临正当的事情，到底不能壮烈犧牲；在这一点限制上，他們的人格远不及藤村子，所以沒有嗤笑的权利。

我是画家。正因为是画家，所以是专重趣味的人，卽使墮入人情世界，也比东邻西舍的庸夫俗子为高尚。作为社会之一員，足可站在为人师表的地位上。比較起不知詩、不知画、沒有艺术嗜好的人来，善于表現美的举动。在人情世界中，美的举动是正的，是义的，是直的。在行为上表現正、义和直的人，是天下公民的模范。

暂时离开人情界的我，至少在这旅行中沒有回到人情界来的必要。否則特地出来旅行，就变成徒然。我必須从人情世界里撥去了累累的砂粒，而仅看沉在底上的美丽的黄金，以度送旅中的光阴。我幷不以社会之一員自任。作为一个純粹的专門画家，連自身也摆脫了纏綿的利害覊絆而逍遙于画布之中，何况山、水及别人？所以虽然对着那美姑娘的行动，也只看她的姿态而已，此外幷无所图。

① 指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藤村子从日光山的华岩瀑上投身而死事。

爬上了三町光景的山路，看見对面有一堵白墙。我想：这人家是住在橘子中間的。不久山路分为两条。在白墙旁边向左轉弯的时候回头一看，下面有一个穿紅裙的姑娘正在走上来。紅裙漸次全部出現了，下面是两条茶色的小腿；小腿全部出現了，下面是一双穿草鞋的脚。这双穿草鞋的脚一步一步地走上来。她头上带着几点山樱的落花，背上負着一片明亮的海。

爬完了上山的路，来到了山頂一块突出的平地上。北面春峰迭翠，大概就是今天早晨从走廊上望見的。南面是闊約半町的一片荒野，荒野尽处突然低落，变成崩崖。崖下就是剛才走过的橘子山。隔着村子眺望那边，映入眼中的是不言可知的青海。

路有好几条，合了又分，分了又合，看不出哪一条是正路。每一条都是路，同时每一条都不是路。草里面暗紅色的泥地忽隐忽現，看不出連貫的綫索，变化多端，很有趣味。

我在草里各处徘徊，想找一个地方坐坐。早上从走廊望来可以入画的景色，想不到临近一看，已經走样，色彩也漸次变更了。在眺望草原的期間，我的画兴不知不覺地闌珊了。既然不画了，就可不擇地点，随便甚么地方，只要坐下去，便是我的住处。滲进来的春天的阳光深深地鉆入草根里。我一屁股坐下去，似乎覺得压散了眼睛看不見的許多游絲野馬。

海在我脚下发光。一絲云影也不遮蔽的春天的太阳，普照水上，好象甚么时候暖气会侵入波底的样子。紺青一色平涂的水面上，处处有层层迭迭的白金的細鱗鮮丽地閃动着。春天的太阳照着广大无边的天下，天下泛濫着广大无边的水，水上只有象小指甲一般大小的白帆。而且这白帆完全不动。往昔入貢的高丽船渡海远来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它的周圍茫无边际，只有太阳的世界和太阳照着的海的世界。

我躺下来。帽子脱出前額，滑到了后头上。到处有小株的木瓜高出草面一二尺，欣欣向荣。我的面前正好长着一株。木瓜是很有趣味的花。它的枝条很頑强，不肯弯曲。那么可說是直的了，然而决不是直的。只是一段直的短枝用某角度接合在另一段直的短枝上，歪歪斜斜地构成全体。枝头上有不知是紅或是白的花安閑地开着。柔軟的叶也淸淸楚楚地附着在枝上。品評起来，木瓜可說是花中之愚而悟者。世間有守拙的人。这些人来世一定投胎为木瓜。我也想做木瓜。

我小时候曾經把开花生叶的木瓜采下来，加以整理，制成一个笔架。把两分五厘一枝的水笔擱在这笔架上，供在书桌上，望望花叶中間显出来的白穗，自得其乐。这一天梦寐中也不忘記木瓜笔架。第二天醒来，立刻跑到书桌旁边，看見花已經謝了，叶已經枯了，只有那白穗依旧无恙。那时候我心中不胜惊疑：那样美丽的东西怎么会在一夜之間枯萎呢？現在回想，那时候眞是出世間的。

一躺下来就映入我眼中的木瓜，是二十年来的旧知己。注視此花，頗涉遐想，覺得心中快适。詩兴又涌起来了。

我躺着考虑。每得一句，就記录在写生册上。不久居然完成了。从头試讀一遍：

> 出門多所思，春风吹吾衣。芳草生車轍，廢道入霞微，
> 停筇而矚目，万象带晴暉。听黄鳥宛轉，观落英紛霏。
> 行尽平蕪远，題詩古寺扉。孤愁高云际，大空断鴻归，
> 寸心何窈窕，縹緲忘是非。三十我欲老，韶光犹依依，
> 逍遙隨物化，悠然对芬菲。①

① 这是汉詩，这里照样抄录，并非翻譯。

哈哈，完成了，完成了。就是这样吧。躺着看木瓜而与世相忘的感情，頗能表出。虽然沒有說出木瓜，虽然沒有說出海，只要能够表出感情就好了。我正在高兴地哼着的时候，忽然听見人的咳嗽声："呃哼！"我吓了一跳。

我翻一个身，向发出声音的方面一看，山头突出的地方，轉角上的杂树中間走出一个男子来。

这男子头戴一頂茶色社帽。帽子的形状已經坍損，傾下的帽緣下面露出一双眼睛。眼睛的神色看不清楚，但是的确在那里一閃一閃地轉动。藍条紋衣服的裾撩起来掖在腰带里，底下是赤脚穿着木屐。这样打扮的人是甚么身分，不容易判断。仅从那滿臉須髯看来，这正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

我以为这男子想走下山路去了，但他走到轉角上忽又回头。我以为他要回进原来的树林里去了，却并不然，他又回轉身来走原来的路。除了到这草原上来散步的人以外，不应該有这样反来复去地走路的人。然而照他这般模样，难道是散步的人么？并且这附近也不会住着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不时站住，側着头向四周观望。又象是滿腹心事的样子，又象是在等候一个人来会面的样子。究竟是甚么，不得而知。

我的眼睛竟不能离开这个行步不安的男子了。并不是耽心他怎么样，也不是想画他，只是眼睛不能离开他。我的眼睛跟着这男子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地轉动，这时他忽然站住了。同时另外一个人物出現在我的視界中。

这两人好象是互相認識的样子，双方漸漸走近来。我的視界漸漸縮小，終于局限在草原正中一块狹小的地方。这两个人背着春山，面着春海，相对站着。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那个流浪汉。对方是誰呢？对方是一个

女子，是那美姑娘。

我一看見那美姑娘，立刻联想起今天早上的短刀。她現在是否怀藏着这把短刀呢？这么一想，非人情的我也打个寒噤。

一男一女相对，暂时用同样的态度站着。身体一动也不动。嘴也許动着，但是話語完全听不出。男的忽然低下了头。女的轉向了山的方面。我看不見她的臉。

鶯在山中啼，女的似乎在听鶯声。过了一会，男的突然把低下的头抬起来，半轉身子，但不是寻常的态度。女的翩然地轉过身去，仍旧向着海。她的腰带里露出的东西似乎是短刀。男的昂然走开。女的跟着他走了两三步。女的脚上穿着草鞋。男的站住了，大概是女的喊他站住的。在两人相向的瞬間，女的把右手伸进腰带里。危險！

然而摸出来的不是那九寸五分的东西，却是一个紫色的小包，似乎是錢袋。她把这小包遞給那个男子，雪白的手里垂下一根长长的紐带来，在春风中飄蕩。

她向前迈出一只脚，上身略向后傾，伸出着的雪白的腕上显出一块紫色。这姿势非常入画！

离开紫色二三寸的地方，布置着回轉身来的男子的身体，这画面安排得很巧妙。所謂不即不离这句話，正可以拿来形容这刹那間的情状。女子的态度是想把面前的人拉过来，男子是被甚么东西拉向后面的样子。但在实际上并沒有拉，也并沒有被拉。两人的关系在紫色錢袋的地方断絕了。

两人的姿势保持这样美妙的調和，同时两人的面貌和衣服又显示极端的对比，因此当作一幅画看，更加富有趣味。

一个是面目黧黑、髭須滿腮的矮胖子，一个是眉清目秀，削肩長裾的瓜子臉；一个是蓬头垢面、赤脚木屐的流浪汉，一个是

寻常淡粧也婀娜多姿的瘦美人；一个是茶色破帽、藍柳条布衫扎起衣裾的打扮，一个是发光可鑒、綺罗耀目的嬌艳模样。一切都是好画材。

男子伸出手来接过錢袋。拉和被拉巧妙地保持均衡的两人的位置忽然破坏了。女的不再拉，男的也不再被拉。心理状态在繪画构成上有这样显著的影响，我做了画家，直到現在不曾注意到。

两个人向左右分开了。双方已經沒有心情上的联系，所以当作画看，已經支离破碎、不成章法了。男子走到杂树林口一度轉过头来。女子絕不回顧，向这边珊珊走来，不久走到我的面前。

“先生！先生！”

她叫了两声。奇怪，不知她甚么时候注意到我在这里的。

“甚么？”

我从木瓜中間抬起头来。帽子掉落在草地上了。

“您在这种地方做甚么？”

“我在这里躺着作詩。”

“說謊！剛才这个您看見了吧。”

“剛才这个？剛才那个人么？我稍微看見些。”

“呵呵呵呵，何必稍微呢，多看看不是很好嗎？”

“实在是完全看見了。”

“您瞧。請您到这边来，請您从木瓜里面走出来。”

我唯命是听，从木瓜里面走了出来。

“您在木瓜里面还有事情么？”

“沒有事情了，我也想回去了。”

“那么我們一同回去吧。”

"好。"

我又唯命是听，回到木瓜里面去取了帽子，收拾了画箱，和那美姑娘一同回去。

"您画过画了么？"

"終于沒有画。"

"您来到这里之后，一幅画也沒有画过呢。"

"是的。"

"您是特地为了画画而来的，一点也不画，不成样子呀。"

"哪里！成样子。"

"成样子？为甚么呢？"

"当然是成样子的。画画这件事，画也好，不画也好，都是成样子的。"

"这是笑話了，呵呵呵呵，眞是自得其乐呀。"

"旣然来到这种地方，倘不自得其乐，就沒有来的意义了。"

"哪里！无論在甚么地方，倘不自得其乐，都沒有活的意义了。譬如我，象刚才这种样子被人看見了，一点也不覺得难为情。"

"不覺得也好。"

"是呀。刚才那个男人，您看是甚么人？"

"我看来，总不是十分有錢的人。"

"呵呵呵呵，說得眞对。您是个出色的相面先生呢！这个人穷了，在日本活不下去了，是来向我要錢的。"

"噢！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城里来的。"

"原来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么他要到甚么地方去呢？"

“总不过到滿洲去。”

“去做甚么呢？”

“去做甚么？不知道去拾鈔票呢还是去死。”

这时候我抬起眼睛看看她的臉。她口角上的笑容漸漸消失了。不解这是甚么意思。

“他是我的丈夫。”

她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砍下这一刀来。我受了一下意外的打击。我当然沒有准备听这样的話。她自己大概也想不到暴露到这般地步吧。

“怎么，您吃了一惊吧？”她說。

“呃，有点儿吃惊。”

“不是現在的丈夫，是离婚了的丈夫。”

“原来如此，那么……”

“就只是这么一回事。”

“啊。——那边的橘子山上有一所墙壁雪白的房子呢。地点很好。这是誰家？”

“这是我哥哥家。回去便路走进去看看吧。”

“你有事情么？”

“嗳，他們有点事情托我。”

“一同去吧。”

走到山口，不走下村子去，立刻向右轉，再爬上一町光景，就看見一扇門。走进門，不向正屋，立刻繞着庭院走去，这女子毫不客气地昂然直入，我也毫不客气地跟着走。向南的庭院里有三四株棕櫚树，泥墙下面就是橘树林。

这女子就在廊檐的一端上坐了下来，說：

“請看，景致多好啊！”

“的确不錯。”

格子窗里面肃靜无声，好象沒有人的。这女子并不想打招呼的样子，只是悠然地坐着俯瞰橘树林。我覺得有点奇怪，不知道她到底有甚么事情。

两人都不講話，大家默默地眺望下面的橘树林。近午的太阳的温暖的光綫籠罩着整个山头，眼底的橘树的叶子吸飽了暖气，发出閃光。忽然里面堆房那方有一只鸡高声地叫起来，喔喔喔——。

“呀，已經正午了。我把事情忘記了。——久一，久一！”

她探着身子，把格子窗推开。里面是一間十鋪席的空房間，春日的壁龕中空挂着双幅的狩野派画图。

“久一！”

堆房那方傳来答应的声音。脚步声漸近，停止在紙門旁边了。紙門一拉开，忽然一把白鞘短刀从鋪席上滚将过去：

“喏，这是你伯父替你送行的！”

她是甚么时候伸手到腰带里去摸出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短刀在空曠的鋪席上翻了两三个筋头，滚到了久一的脚边。刀鞘似乎太松，刀身脫出一寸光景，发出閃爍的寒光。

十三

他們用船送久一到吉田的火車站去。坐在船里的除了被送的久一以外，有送行的老翁、那美姑娘、那美姑娘的哥哥、照管行李的源兵卫，还有我。我不过是陪伴而已。

教我去陪伴，我就去。不知道甚么意义，也就去。在非人情

的旅行中，用不到考虑。船底是平的，好象在筏上加了边缘。老翁坐在中央，我和那美姑娘坐在船梢上，久一兄和哥哥坐在船头上。源兵卫伴着行李坐在后面。

"久一，打仗你喜欢不喜欢？"那美姑娘問。

"不看到是不知道的。想来苦的地方也有，但是愉快的地方也有吧。"不知道战爭的久一回答。

"无論怎样苦，总是为了国家。"老翁說。

"你得了一把短刀，就想出去看看打仗，是不是？"这女子又发出奇妙的問話。久一略微点点头回答道：

"大概是的吧。"

老翁掀髯而笑。哥哥好象沒听見一样。

"象你这样滿不在乎的，会打仗么？"这女子毫不在乎地把雪白的臉挨近久一。久一和哥哥相对看了一下。

"那美若是去当兵，一定是很厉害的呢。"这是哥哥对妹妹說的第一句話。从語气上观察，不象普通的笑談。

"我么。我去当兵么？我若是能当兵，早就去当了，現在早已死了。久一，你也要死才好，生还是不体面的。"

"你不要胡說八道！应該平安无事地凱旋归来。专門講死，对国家是沒有益处的。我也还想活两三年呢。我們还要見面啊。"

老翁的話語尾拖得很长，声音越来越細，最后变成了泪絲。只因是男人，才沒有哭出来。久一一声不响，扭过头去看着河岸。

岸上有一株很大的柳树。树下系着一只小船。一个男子在那里釣魚，眼睛注視釣絲。我們的船随波逐流，慢慢地从这男子面前經过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和久一打个照面，两人之間

完全沒有感应。这男子心中所想的只是魚。久一心中連容納一条鯽魚的余地也沒有。我們的船靜靜地在这姜太公面前經过了。

經过日本桥的人，一分鈡不知有几百。倘使站在桥边能够一一听到蟠踞在每个人心中的糾葛，其人一定会目眩头暈，痛感浮生之苦吧。只因相逢都不相識，相别都不相知，所以才有站在日本桥上拿紅旗綠旗指揮車輛的志愿者。这个姜太公对于久一的哭丧的臉不要求任何說明，是幸福的。我回头一看，只見他安心地注視着浮标，似乎想一直注視到日俄战爭結束的样子。

河面不很闊，河底很淺，河水緩緩地流着。靠在舷上，飄在水上，飄到甚么地方呢？非飄到春光去尽，人間混乱、冲突的地方不可。这个眉間显出一点血腥的青年，硬把我們一班人拉去。命运的繩要把这青年拉到遙远、陰暗、凄凉的北国去，所以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因緣上和这青年联系着的我們，不得不被这青年拉去，一直拉到因緣告終为止。因緣完結的时候，他和我們之間就一刀两断。他一个人不容分說地被送到命运的手中。留在这里的我們也不容分說地必須留在这里，即使哀求苦告要他拉去，也是不行的。

船平稳地行駛，坐着很舒服。左右两岸长着笔头菜。堤上有許多柳树。树的空隙处常常露出小屋的草頂和煤烟熏黑的窗子来，有时跑出雪白的鴨子来。鴨子嘎嘎地叫着，跑到了河里。

柳树和柳树之間明晃晃的大概是白桃花。时时听見喀当喀当的布机声。喀当喀当停下来的时候，女子的唱歌声咿呀咿呀地傳到水上来。唱的是甚么歌，一点也听不清楚。

“先生，替我画一个象。”那美姑娘向我要求。这时候久一正在和哥哥热心地談論軍队的事，老翁不知甚么时候开始打瞌睡了。

"好，我替你画吧。"拿出写生册来，写了一首俳句：

春风解罗带，带上銘① 如何？

递給她看。她笑着說：

"这样的'一笔画'不行。請您画仔細点，把我的神情画出来。"

"我也想这样，可是你現在这样的臉不能入画。"

"您眞会推托。那么要怎样才能入画呢？"

"要画，現在也可以画。不过还缺少一种东西。不画出这种东西是可惜的。"

"您說缺少一种东西。我的臉生来是这样的，沒有办法。"

"生来这样的臉，也可以有种种样子。"

"自己可以自由装出的么？"

"可以。"

"您看我是女人，所以作弄我。"

"你是女人，所以說这笨話。"

"那么，把您的臉变出种种样子来給我看看。"

"你只要每天象今天一样作种种变化就好了。"

她默默地轉过身去。河岸已經变得很低，和水面相差无几了。田里是一望无际的紫云英。点点鮮紅的花不知被哪一天的雨所摧殘，模模糊糊的一片花海仿佛伸展到云霞之中。举目望見一座峥嵘的山峰聳入半空，山腹里吐出靉靆的春云来。

"您是从这个山的那面来的。"这女子把雪白的手伸出船舷外面，指点那梦一般的春山。

---

① 日本女子的衣带上有时写一句詩，叫做銘。

"天狗岩就在那边么?"

"那一堆濃綠的下面,不是有一块紫色么?"

"就是背太阳的地方么?"

"不知道是不是背太阳。是那光秃秃的地方。"

"不是,是凹进的呢。倘是光秃秃的,色彩应該还要带茶色。"

"是的吧。总之,是在里面。"

"这样說来,那羊腸小道还在左面一点。"

"羊腸小道,在那边,还很远呢。是那个山再前面的一个山。"

"原来如此。但是照方向說来,是在那有淡色的云的地方吧。"

"嗳,方向是在那边。"

打瞌睡的老翁的肘从船舷上滑脫了,突然醒来。

"还沒有到么?"

他挺起胸脯,把右肘拉向后面,把左臂向前伸直,深深打了一个呵欠,同时作出拉弓的姿勢。那美姑娘呵呵呵呵地笑起来:

"老是这么一来……"

"老先生大概是喜欢拉弓的?"我也笑着問。

"年輕的时候可以拉到七分五厘。膀子現在还很穩呢。"他拍拍自己的左肩給我看。船头上正在大談战爭。

船漸漸开进了市街模样的地方。望見一家酒館,窗上写着"御肴"两个字。又看見古风的繩門帘,和堆置木材的地方。人力車的声音也常常听到了。燕子在空中翻飞。鴨子嘎嘎地叫。大家舍舟登陸,走向火車站去。

漸漸被拉向現实世界去了。我把有火車的地方称为現实世

界。象火車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紀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沒有了么把几百个人裝在同样的箱子里驀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裝进在箱子里的許多人必須大家用同一速度奔向同一車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澤。别人都說乘火車，我說是裝进火車里。别人都說乘了火車走，我說被火車搬运。象火車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沒有的。文明用尽种种手段来发展了个性之后，又想用种种方法来摧殘这个性。給每个人几尺几寸見方的地面，对他說：你可以在这范圍里面自由起臥——这便是現今的文明。同时在这几尺几寸見方的周圍立起鉄栅来，威吓道：不許越出这鉄栅一步。——这便是現今的文明。在几尺几寸見方之內自由行动的人，希望在这鉄栅以外也能自由行动，这是自然之势。可怜的文明国民日夜攀住了这鉄栅而咆哮着。文明給个人以自由而使他变成力大如虎之后，又把他关进鉄檻里，借以維持天下的和平。这和平不是眞的和平，是和动物园里的老虎睥睨着看客而轉辗地躺着同样的和平。只要把檻上的鉄条拔去一根，世界就一場糊涂。第二次法国革命便是在这时候发生的吧。个人的革命，現在已經日夜地在那里发生了。北欧的偉人易卜生曾經就可能引起这革命的状态給我們提出了种种例証。我每次看到火車猛烈地、玉石不分地把所有的人看作貨物一样而一起載走的状态，把关在客車里的个人和毫不注意个人的个性的这鉄車比較一下，总是想道：危險！危險！一不小心就危險！現代的文明中，随时随地都有此种危險。不顧一切地横冲直撞的火車，是危險的标本之一。

我坐在火車站前茶館里，眼睛望着艾餅，考慮我的火車論。这不能記录在写生册里面，也沒有告訴别人的必要。因此我默默地吃艾餅，喝茶。

对面的折凳上坐着两个人，都穿草鞋。一个人披着紅色的毛毯。一个人穿着葱綠色褲子，膝头有一块补釘。他的手按在补釘上。

“还是不好么？”

“不好。”

“象牛一样有两只胃就好了。”

“若是有两只胃，不必說了。一只坏了，把它割去就完事。”

这乡下人大概是患胃病的。他們聞不到滿洲战場上的腥风，也看不到現代文明的弊害。革命是怎么样的东西，他們連这两个字都沒有听見过。也許連自己的胃袋有一只还是两只也不明白吧。我摸出写生册来，描写了这两个人的姿态。

火車站里鈴声当当地响。火車票已經买来了。

“我們去吧。”那美姑娘站起身来。

“去吧。”老翁也站了起来。我們一批人走出剪票处，来到月台上，鈴声不断地响着。

听見隆隆的声音，文明的长蛇在白光閃閃的鉄路上蜿蜒而来。文明的长蛇从嘴里吐出黑烟。

“我們这就分别了！”老翁說。

“那么祝您健康。”久一低下了头。

“請你去死吧。”那美姑娘又說这句話。

“行李来了么？”哥哥問。

那条蛇在我們面前停下了。蛇肚子旁边的門都开了。有許多人走出来，有許多人走进去。久一走了进去。老翁、哥哥、那美姑娘和我都站在外面。

車輪一动，久一已不是我們这世界里的人了。他到很远很远的世界里去了。在那个世界里，有人在火药气中掙扎，在鮮紅

的血地上打滚，半空中炮声隆隆。今后将到这样的地方去的久一站在車厢里，默默地向我們看。把我們从山中拉出来的久一和被拉出来的我們之間的因緣，到这里結束，已經在結束了。在車厢的門还沒有关閉的期間，在互相看着的期間，在将行的人和留下的人相隔五六尺的期間，因緣即将結束了。

司車員把車門砰砰地关上，漸次走向这里来。每关一扇，行人和送行人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忽然久一的車門也关上了。世界已經分为两个。老翁不知不覚走近窗边。青年从窗中探出头来。

在"危險，車子开了！"的叫声中，毫不留恋的鉄車轆轆地开动了。一个一个的窗子在我們面前經过。久一的臉漸漸小起来。最后一个三等車厢在我面前通过的时候，窗子里探出另一張臉来。

茶色旧氈帽底下，一个髭須滿面的流浪汉的臉依依不舍地探出来。那美姑娘和流浪汉不期地打个照面。鉄車轆轆地开駛。流浪汉的臉立刻消失了。那美姑娘茫然地目送着开走的火車。在这茫然之中，以前不曾見过的一种"可怜"的表情奇妙地浮現着。

"这个便是！这个便是！有了这个就入画了！"

我拍拍那美姑娘的肩膀低声說。我胸中的画面在这一刹那間成就了。